

芳鄰

李白鳳著

大  
家  
出  
版  
社

2  
0.20

芳鄰

李白鳳著

芳

鄰

著

者

李

白

鳳

出版者

大家出版社

上海(23)長甯路七一二弄四十號

電話 二一〇九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實售

元

## 大作家作品叢書

譯棠樹畢 風之子君 (1)

著鳳白李 鄰 芳 (2)

著嶽<sup>漢</sup>馬 牆 紅 (3)

著淦徐 鎮 風 清 (4)

譯基文何 姐小斯爾哀 (5)

著清晶陸 事故的成完未 (6)

---

---

## 目 錄

人頭	………	一
芳隣	………	二四
校長太太	………	四八
荷萊吳小姐	………	六八
曹科長	………	八〇
莫洛托夫麵包籃	………	八八
章植醫生	………	一〇〇

---

---

# 人頭

一

辰谿剛剛走過，人們底心馬上都緊張起來，像一張上緊了弦的弓，再沒有鬆弛的機會。

張狂夾在隊伍裏，隨在隊長後面，像在做夢一樣，對於眼前的一切，絲毫不關懷。由於太早的緣故，人雖然在走着，心却還是迷裏迷登的，沒有完全醒過來！脚步是輕重不勻的，好像山路更加不平，祇是看前面走着的人的大皮鞋，歇斯提里地跟着

。眼皮重得抬也抬不起來，好像上面按了一道千斤閘，用力地睜開又閉上；前面的皮鞋忽然變成了兩隻，迷迷忽忽地亂踏，心裏一迷登，險些兒跌下巖去，被後面的人

一把拉住了。他被這一嚇醒了過來，一身冷汗，嘴裏有氣無力地罵了句：「媽那個  
×！」跟着走了幾步，前面的皮鞋又成了兩對模糊的影子，在眼前打幌搖……

「看咧！」後面的人在喊，並且在張狂的身上推了一把：「人頭！」

「見你媽的鬼！」他罵了一句，顯然沒有聽見。

「別睡了。」後面的人又推他一把：「看人頭！」

「人頭？」他醒了：「在那兒？」

「呸，那不是！」後面的人用手朝旁邊一指。

是的，一顆人頭，血淋淋的，下面還碰着一塊白紙貼兒，在風裏搖擺；可是，因為  
天還沒有亮透，字貼兒上面寫了些什麼也看不清楚。

「什麼？」前面的人在問。

「人頭，電綫桿子掛人頭。」那人又說。

「這有什麼稀奇？」前面的人說，是隊長的聲音，他是怕人們去看人頭散了隊。

張狂本想去看一眼，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可是經前面的人一說，又不便離開隊伍；



然而心裏老是悶悶的，想着那類人頭的事。

這可不像沈從文「湘行散記」寫的那個湘西，那本散文是美的，寫的故事也那末動人，可是他沒有寫下更動人的故事，忘記了這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匪患；是的，他忘了寫這些。

想到這，張珏又不禁說了一句粗野的話，在心裏。同時，他也想到從沅陵到辰谿之間，所聽到的那些關於湘西土匪的故事。這些故事那末新鮮，就像剛才掛着的人頭似的，血淋淋的怪怕人；怪怕人，一點兒也不錯，他確實被故事所懾伏了。

首先，他想到那坐在公路旁邊休息的五十八軍的排長，被一把長柄鐮刀從草叢裏鉤去腦袋的故事，不禁打了個冷戰。這時，他已經被現實的刺激嚇醒了，不由得四下裏看了看。假若這時草叢裏突然有小響動，或許他立時會被嚇得叫起來的。

他又想到那個縱橫馳騁在花谿和榆樹灣一帶的姚二虎，這位年方十八的草莽英雄，雙手使槍的會突然在面前出現……他想着想着，就像一隻被圍困的野兔，豎起兩隻耳朵去聽一些足以引起自己懷疑的聲音，同時，又用略帶恐怖的眼光在察看每一個山

脚。

山風吹得茅草「唸唸」的響，黎明時微暗的山坳裏，總像有一羣人影在輕輕地向前移動，他越想越害怕，就把步槍從背上放下來，拉開了扳機讓子彈上了膛，連保險也不關的，對着迷朦的晨霧的山坳中幻想的敵人，目不轉睛的監視着。

太陽用它光輝的手臂把清晨的濃霧拉開，千萬條金色的毫光從雲朵裏像噴泉似的放射出來，幾隻起得太早的山鳥在樹枝上啾啾着，對着這一羣早起趕路的客人們，歪着頭發出疑問的眼光，然後用一種驚訝的叫聲，撲着翅膀飛向遠方去；樹枝上都掛着晶瑩的朝露，在太陽光照射之下，更加顯得美麗。那些尚未被秋風搖落的山花，依然很矜持地立在枝頭，細微的流泉聲，從雜草叢中隱隱約約地傳到耳朵裏來。

真是一幅幽謐甯靜的圖畫，和張珏那種興奮，緊張的感情對照之下，愈更顯得非常不相襯；他托着槍回過頭來看看同行的伙伴們，大家都是現出一種如臨大敵的緊張樣子，不禁心頭也在暗笑人類的愚笨了。

他悠閒地把槍抗到肩上，爲着使得精神鬆弛一點，便吹起口哨來。

然而，前面有人喊起來：

「他媽的，又是一個！」

「什麼？」他像兔子一樣的嚇了一跳。

「人頭。」

不錯，是人頭——和剛才那顆一模一樣地懸在電桿木上隨風輕輕地搖擺着；一看到這，人們「胡」的一下子就擁上前去，再沒有誰保持那僅有的一點點矜持，只有隊長在後面喊。大家都圍上前去，就像在上海四馬路上看把戲一樣，都那末聚精會神地對那顆人頭端詳着。

人頭顯然已經掛得很久了，臉上的肉完全乾癟，只膽下一層薄薄的皮膚緊貼在頭骨上，皮膚已經是現出一種焦黃的顏色，眼睛只膽下兩個小洞，從下陷的深度看來，顯然瞳人已經乾枯了；嘴巴是微微張開着的，七缺八歪的顴頰黃板牙露在外面，頭髮稀稀地披在兩旁，像一個僵屍的頭那樣並不怎樣嚇人。頸項間是深黑色的，也看不出血蹟，想必在砍頭的時候，由於皮肉的突然收縮，就看不見創痕，只像一個乾癟而又被

燒焦了的袖子一樣，沒有什麼出奇。

頭下面也掛着一塊木板，上面的紙早經風吹日晒破爛不堪了，只看出幾個零碎的斷句，大意說是土匪之類，被保甲長「正法」的話，下面是保甲長的名字。

大家擁來擠去的，張狂實在沒有法子仔細去看那張「佈告」，就被人推到旁邊去了；這時，隊長又在喊大家走，並且提醒衆人，我們是打前站的，不能在這裏看光景，這樣一來，衆人才戀戀不捨地向前走去了。

「嚇！是他媽的姚二虎呢！」有人說。

「姚二虎的頭嗎？」張狂問。

「那裏。」那人瞪了他一眼：「你沒長眼睛嗎？姚二虎出的『佈告』！」

「他出的？」又有人問。

「不是他還是我？」

「我可沒有看清楚。」有人說。

「我光看人頭，沒有看『佈告』。」

於是大家又跑回去，完全不像軍隊，簡直是老百姓，這真不怪隊長趕過來一個個捉回去了。

隊伍繼續往前走——

「是他媽的姚二虎，一點兒也不錯。」看完的人滿得意地說，就像考據家發現了一塊化石的正確年代。

「他媽的，姚禹平！」第二個又說：「他算那山裏的保長？」

「有種！他媽的才十八歲，這小子要到八十歲，怕不要把玉皇大帝的腦袋瓜子摘下來才怪！」

「這小子真成他媽的土皇帝了，饒他殺了人，還把頭掛出來，真算吃了老虎心豹子胆……」

「還不是火拚！」

這一隊人就這樣夾七雜八地發表各自的意見，死沉沉的隊伍馬上活了過來，不知道是爲着鎮壓害怕的心思呢，還是爲了太寂寞想來開開玩笑，二麻子居然在隊伍裏唱起

他媽的「審頭刺湯」來：

「……你又道人頭是真，你又道人頭是假……我可不要你的字畫呀……」

二

山地的秋天是陰沉的，尤其是蘆花飛白的時候，襯着滿山經霜而紅的楓葉，夾雜在紛綠雜黃的叢樹間，更加顯得天空的顏色過於暗淡。

澗水發着一種寶藍而耀眼的閃光，在激石裏翻出朵朵白色的浪花，成羣的水鴨和野雁在水面上飄浮着，很悠閑地不時潛到水底去捉魚。

時間停駐在一點上永不移動，只有黎明和黃昏，作爲日夜的界限；一千年前這青山綠水的變化如此，一千年後的山河變化，想必仍舊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兒人世興衰；渺小的人類用血在敘寫歷史，然而對於自然，它的印記卻連雪泥鴻爪都不如。

就在這中世紀的荒山裏，駐紮着張珏他們一營人，每天的生活總是在打柴、洗米、燒飯、洗衣的小圈子裏兜轉，生活的沒有變化，一如他們所吃的菜蔬，沒有油水，沒

有味道，就這樣一承不變的，過着單調乏味的生活。

今天一早，張珏和二麻子照例地到溪邊去洗菜，對岸，有別班的同志正在那裏釣魚——

這地方叫做「紅岩嘴」，大凡從湖北到貴州去的人，一過「榆樹灣」四十五里，必然要在萬山叢疊中，經過這個溪水環繞的突出的岩角。山石是赭紅色的火成岩，一路很少村莊，只有幾座荒涼的破廟，還留在羣山中點綴一些淒涼的景色。

大家都習慣地工作着，在他們的心底，已經成爲一個遼古的深潭了，除非有一塊突然投入的玩石，是無論如何也擾不破心潭的寂靜的。

「看哪！那是什麼？」

對岸的人站起來，指着上流大聲地喊着；羣山將他底聲音像一只皮球般的拋來拋去，這一片「什麼！」，「什麼！」，「什麼！」……的應聲，使得衆人放下手裏的工作，抬起頭來順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扇門板從上流順着水勢緩緩地淌下來，有時被深深的蘆葦遮住，隔一下子又重新

現出來了；張珏隨着二麻子後面跑到較高的地方去，爲着雲層裏有耀目的光亮，都用右手搭着涼棚看過去。

「人頭！」二麻子大聲地叫着，像被一柄槌打擊着那樣。

「他媽的！兩個，兩個。」對岸喊。

一點也不錯，是兩顆鮮血淋淋的人頭，被釘在門板上，順着水緩緩地流過來……

人們底心一下子又拉緊而且縮在一起，連呼吸也感覺到有些兒逼促；這刺激，這無可言說的血的刺激，使得每一個年輕人的心都縮成一塊石頭，幾乎停止了跳動，眼光隨着門板向下游緩緩地移動……

「女人的，女人的頭！」二麻子一見女人的頭更加緊張了。

「一男一女的！」張珏辯明地說。

「撈上來，撈上來，有竹桿子嗎？」對岸喊。

沒有竹桿子，然而後面不到五十步卻有一片竹林子，有誰飛也似的跑了過去，手裏拿着一把柴刀；水並不因年輕人的好奇心就停住不流下去，那塊門板自然還用着同樣



的速度朝着下游跑，幾個年輕的大孩子跟在後面追。

不到五分鐘，那個砍毛竹的回來了，手裏拉着一根大毛竹，像掃把一樣拖在後面，不時被雜草拉住，又被他用力地掙脫；他一來到岸邊，就有人迎上來，兩個人把毛竹拖到渡船上去，一邊用柴刀削着枝葉，一邊用力地划向下游去。

岸上的人一路跑一路興奮地呼叫着，那種高興的樣子，活像一羣孩子在捉迷藏，青春的火燄被埋藏得太久了，一下子崩發出來，便像烈火似的熊熊燃燒着；船一下子就追上了門板，前面的人就用竹竿把門板朝着岸邊推了過去，然而一個旋渦又把門板旋開了，拿着竹竿的人，險些兒被閃落到河裏去。

這樣費了很大的力把門板推到岸邊，張珏和二麻子一擁上前，七手八腳連忙把門板抬上岸；對岸的三個人，因為沒有法子過河，急得在那邊大叫大喊。

門板上釘牢了一顆大長釘子，女人的頭髮和男人的耳朵上的繩子一同紮在那顆釘子上；看樣子一定是因姦被殺的。

女人低頭仰面向天，年紀大約有三十上下，眼睛半開半閉，牙齒緊緊地咬着下嘴

唇，嘴吧和頸項的血污流成一片；男人底頭是面向門板的，二麻子用柴刀把它撥翻過來，兩顆眼珠子睜得大大的突出在眼眶子外面，裂着嘴咬着牙齒，樣子非常可怕。門板上也沾滿了血漬，頭下面還貼着一張白紙，紙角已經浸濕了，還看得出來上面大約寫着，一對狗男女任姦通姦，被本保正法等字樣……下面赫然入目的，署着姚二虎的「保長姚禹平」的名字。

「又是他媽的姚二虎！」二麻子說。

「這小子簡直他媽的無法無天。」拿竹竿子的人接上了一句。

他們看出了神，把對岸焦急的人忘了。

「有屍首呀，快，快……」

對岸的三個人一邊跳着，一邊指向上流大聲地喊；他們看向上流，果然有兩個屍體翻在一起，都是一絲不掛的，因為在水中一浮一沉地流着，也看不出是男是女來。

對岸的人看見這邊的人遲疑不動，就跳着大罵：

「媽那個×，快撈呀……」

他們商量了一陣，由二麻子陪着原先的兩個人上船，迎面搖過去打撈屍體，這屍體可不像門板那樣好撈，竹竿子一碰，它便一滑，接着一個轉身又沉了下去，流了一丈多遠才重新漂起來。

「還用繩子綑着呢！」二麻子說。

「用手呀，笨蛋！」

「兩個人拉！」

岸上的人幫着出計策，手舞足蹈的亂比畫，恨不得都來幫一把手。

船盪到屍體旁邊，水一旋又沉下去了，用盡一切方法，都沒有辦法抓住繩子；他們又把船划到屍體前面，迎着它，然而水勢一低，屍體又沉下去，從船後面兩丈遠的地方冒上來。

「真他媽的倒蛋！」二麻子罵了一句。

「一個是女的。」拿竹竿子的人說。

「就是那兩顆頭的。」划船的人加上一句。

最後，還是用竹竿梢兒挑住了繩子，再慢慢地把船划近，二麻子老早就伏在船舷上等着，屍體一近，就伸手抓住了繩子。

「快來幫一把！」二麻子氣急敗壞地喊。

拿竹竿的那個把竹竿子一丟，正打在划船的人的頭上，他也管不了這許多，也連忙伏下身去，抓住繩子就這樣一直划到岸邊來。

對岸的人當然更加着急了，他們喊着划船人的名字，叫他把船划過去，並且有人拿出槍來對着天空開了一響，大聲地罵着：

「張得勝，你小子誠心搗蛋呀！」

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屍體拉靠了岸，張得勝才滿不舒服地划向對岸去。

這邊，張珏也過來幫忙，三個人從水裏把屍體拖上岸，一面亂七八糟地說：

「一定是姦夫淫婦。」二麻子說：「死還死得這末親熱，光着屁股網在一起。」

「一定是當場捉的姦！」張珏說。

踏着黃昏的夕陽，張珏一隊人偃旗息鼓地朝着封家溪前進。

離開芷江正北方約莫五里的地方，五土坡這一座劃分縣界綿延數十里的大山，把芷江與麻陽兩縣隔離開來；從滿清中葉以來，這座山就成爲湖南貴州兩省邊界土匪往來的主要道，而五土坡這缺口，正是這要隘的咽喉，這裏歷來都是官匪相爭的主要戰略地。

自從前月官兵在懷化榆樹灣一戰，殺掉了姚二虎的「參謀長」李鴻遠以後，姚匪就率領着徒衆離開了榆樹灣的新寨，經紅岩嘴繞回二百年老巢的封家溪來。

爲着李鴻遠的陣亡，姚二虎曾經手刃過捉來的兩個排長，甚而把他們底頭用老法子切下來釘在門板上，順着水放下去，以恐嚇追擊的官兵。

張珏這一連人，就是奉命到芷江集中，乘着黑夜去摸營的，紅岩嘴只留下兩連人，防備姚匪的回竄。

五士坡的山路既傾斜而又崎嶇不平，俗語說是「上七下八」的七里上山路，走起來是非常吃力的。山坳裏的荒田像一面棋盤似的張在脚下，一座座矮小的茅草房，零散地點綴在田邊，就像一體未下完的棋子，擺在棋盤上一樣；澗水穿過山坳的樹叢，喧鬧地向着山下流去，滿山的紅葉襯着火紅的夕陽，越更顯得山色的動人。遠處，芷江城已被晚煙暮靄籠罩着，隱隱約約的，正像用宮紗覆蓋着的米南宮山水畫，呈顯出一種純中國風的畫面來。

他們正在賞悅着這可人的山色的時候，突然一陣駁壳槍聲，劃破這沉寂的空氣，營長用根竹節小馬鞭在空中一揮，接着叫一聲「臥倒！」一隊人馬上各自隱秘到路旁的巖石下。駁壳槍尖利地在天空中叫嘯着，不到兩分鐘，輕機槍手已經找好各自的陣地，十二挺輕機槍就發出急驟而慘厲的呼嘯，二百公尺遠的山坳的塵土，便被一排槍打得飛揚起來。

中正式步槍用那響脆的嘯音，加入這個奏鳴曲裏，成爲伴奏的低音，溜彈砲在山坳上開出幾朵黃黑帶紅簇的花，山上的匪徒便四散奔逃像被驚的麻雀，一飛而盡了。

這是一個戰爭的序曲，他們以優越的火力壓制一羣武器太差的土匪，自然是綽有餘裕的。

部隊依然在搜索前進，當他們到達金廠坪的時候，已經及近午夜了。

在金廠坪吃過晚飯，大家都覺得疲倦不堪，有的人已經解開綁腿準備休息，然而連長跑來說：「營長的命令，一律不准卸裝。」於是，大家只好埋天怨地的躺在稻草堆上休息。

傳令兵跑來報告連長，說是營長口頭命令到墟場上集合。這一羣嘈雜的，擁擠的，零散的隊伍，便在微弱的燈光裏走向墟場去。

營長說：「今天走了七十五里的強行軍，大家一定非常辛苦，敵人（就是指的土匪，在軍隊裏例行都用「敵人」來稱呼。）料定我們會在明天伏曉攻擊，所以我們要大家再不辭勞怨地再走十五里小路，包圍敵人的老巢。」

部隊分成三隊繞道前進，目標是封家溪大寨；他們就在黑夜裏，息滅了所有的燈火，在黑暗中摸索前進。

天上稀疏的星光熠熠着，午夜的寒風吹得人直打冷戰，身上的汗水還沒有乾，被這寒風一吹，更加顯得透心澈骨的寒冷，突然前面有人輕輕的叫一聲，接着，叫痛的呼聲，像一種傳染病似的襲中了每一個人。原來土匪防禦他們偷襲，就在小徑上插滿了削尖的竹籤子，士兵們赤着腳穿草鞋的。加上路走得太多了，一步踩上去，便被竹籤子刺進腳掌裏去。

營長馬上傳令順着小路爬，於是大家更困難的，在叢樹遍生的山野間，朝着封家溪手足並用地爬去。

這種行進當然是遲緩極了，一邊要當心岩石碰痛了手脚，一方面要和掛住衣裳的叢樹搏鬥，另一方面還要當心步槍不要被岩石碰斷……約莫走了兩個鐘點，嚮導指着前面的燈光說：「封家溪到了。」

山勢是非常險急的，看樣子起碼有兩里的高度，大家都坐在地上摸着被山石擦傷的手和腳，然而山上已經有人在高呼着口令了。

「口令！那一個？」



沒有回答。

可是水壺乾糧袋口虛碰擊的聲音，卻告訴了對方有敵人偷襲，於是一排乾燥的，像撕裂布匹的聲音，劃破了山中的靜寂。

機關槍像一條瀑布似的噴發出強大的吼聲，羣山響應着，把這呼聲擴大、送遠，在寂靜的深夜，顯得更大更怕人。

山上也響着清脆的駭壳槍和震撼的機關槍聲，夾雜着三五發紅、黃、綠色的曳光彈，（那是前三個月在紅岩嘴搶劫兩輛航委會的彈藥車得到的）在黑暗的夜空中，拖着光尾像慧星一樣的衝過來。

黎明晨光，山寨的大山後面開始發亮，襯着黑黝黝的山影，顯得越高大怕人。夾着溜彈砲爆炸的閃光，震得連山都在動搖，每當一聲砲響，山就顫微微地，好像立刻要倒塌下來，壓撲到人身上一樣；經過五次衝鋒，都被山上的機關槍和手榴彈逼退下來，營長的額角被石頭擦傷了一大塊，血夾着汗水順着那多油的臉上流下來，滴到衣

襟上紅了一大片。

太陽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天空上升，山後面先是一片金黃的毫光，然後變紅，一朵朵流雲也半邊染紅地隨着上升氣流向高空緩緩爬升，紅色的天，紅色的雲，像火焰一樣地上升，又像血一樣的攤開來。

山上，姚二虎把衝鋒時死傷的士兵，一律砍下頭來掛在寨門上，排成一大長列，看樣子是想打擊士兵的衝鋒的勇氣；另兩支人馬到現在還不見出現，真有點使營長着急了，他一面用手背擦着臉上的血和汗，一面咒罵着援軍，不來腹背夾擊姚二虎，使得他能夠憑險頑抗，據山死守，自己帶領的一隊人，死傷了五十多人。

不幸的是那兩支人馬也遇到了伏兵，因此阻礙了行進，他們也經過兩小時的搏戰，才把敵人擊潰。

突然山上的土匪打開了寨門衝下山來，機槍又在發狂似的怒吼，然而卻不能阻止住那些像山坡滾豆似的匪徒，用手榴彈作爲開路的大衝鋒。

營長手下的弟兄傷亡數字當然很大，草叢中，岩石上，小徑旁，都躺滿了人；槍聲

像傾盆大雨似的響成一片，由疏而密又由密而疏的，終於把匪徒給打了回去。正在戰爭進行到極端緊張的階段，山背後也響起急驟的槍聲來，那急雨般的馬克沁姆輕機槍的聲音一響，這邊的士兵馬上興奮起來，像被打了一針強心針似的，紛紛從各自隱蔽的岩石後面跳了出來向着山上衝去。

援兵到了。一點也不錯，另外兩支人馬也殺到山背後，而且眼看就快佔領了山頭。姚二虎一看大勢已去，這老巢，二百多年父死子繼的盤據的老巢已無法再守了，便帶着一百多個匪徒，朝着犧牲最大，傷亡最多的正面陣地衝了來，企圖在一次猛勇的衝鋒裏突出重圍。

槍聲像爆竹似的響個不停，眼看着兩邊的人在半山腰裏相遇了，於是用短槍，刺刀和斧頭打起白刃戰來。在這時候，嚮導的人突然發現了姚二虎來在人叢裏，便仆伏着爬到營長身邊，大聲地喊道：

「那個帶狗皮帽的就是姚二虎。」

喊聲還沒有完，就被姚二虎聽見了，他回身一槍就把喊的人打跌到地下，接着三兩

個滾就跌到山坳裏去了：營長不容姚二虎再發槍，馬上一槍正打中他底右膀，一枝駁壳從手裏跌下來，他左手的槍剛一抬起，就被二麻子一槍打中了腦殼，只見他雙手向天空亂抓了一陣，一個翻身就跌下地來，順着山徑滾了兩丈多路，卻被另外個土匪拈起來就跑。

「媽那個×！」二麻子罵了一句，他一咬牙齒閉上左眼，食指一撥扳機，槍聲響處，那人也跌到地上，朝着山下滾去。

這時，另外一個土匪又跑上前來，重新把姚二虎揹在背上，朝着另一條小路跑去，剛剛要轉進松樹林，又被二麻子在背後面加了一槍，這人也得到同樣的命運，大吼着滾到山下去了。

二麻子對於這不易到手的匪首姚二虎是恨得牙齒發癢的，他一看姚二虎被一棵松樹檔住，馬上跳了起來，也不顧危險發狂一樣地奔上前去。

這裏的人和另外的兩支人馬合在一起，馬上就把殘餘的土匪消滅了，營長不見二麻子，想起剛才他追姚二虎到松樹林內去了，馬上派張珏去找。

張珏非常疲倦，倒提着槍，一步步走向松林去，老遠的就聽見二麻子在喊：

「來呀！張珏。」他還蹣着：「幫我割下這王八羔子的頭來呀！」

張珏走上前去，看見二麻子滿臉大汗的按着姚二虎的屍體，一隻腳踏住了死者的頭，正用刺刀在用力地截他的頸項。

「你在幹什麼呀！」張珏驚異了。

「這傢伙會砍別人的頭，我也要割下他底頭來。」二麻子喘吁吁地：「來，我沒有氣力了，幫我幾下！」

張珏遲疑了一下，接着一股勇氣熱辣辣地沖上頂門，他想起被砍下的排長的頭來，便從腰裏抽出刺刀，蹲下去狠狠地朝着姚二虎的頸項，一連截了十幾下。

一九四七，六月，上海。

## 芳鄰

到桂林一年多，花錢租房子，這還是第一次。

房子位置在東江門牌最難找的地方，因此，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一聽到我說出地名，馬上搖着頭說：「那兒太難找了，門牌又多，編排得也不按次序。」單單爲着這一點，我底家裏便經常不容易有朋友跑來了。

祇要到過桂林的人，從上面的說法就可以知道我底房子是什麼樣子；板房，不錯。像北平的大雜院，上海的亭子間，除了樓板通風和彼此雞犬之聲相聞以外，這裏還缺乏人間不用一錢去買的賣物——空氣，陽光和水。

其實這又不盡然，水倒是有的。在搖搖欲墜的扶梯下面，有一方丈把寬的，又黑又

臭的水池，上面經一家好心的房客用一張雙人竹床蓋上了才不致於使得孩子們在玩得開心的時候跌下池去。而這水池裏的孑子之多，簡直是無與倫比的，我想：紐約的市民也未必多過它們罷。

說來也慚愧，我底房子不但有一扇窗而窗前居然還有一個走廊，然而這個走廊，卻不幸經常地被隔壁鄰家山東人「全盤」佔有，那是成爲一個放垃圾和曬一些五顏六色的衣服的地方了，其間當然也有孩子的尿片和女人的內褲；因此，雖然只要我一推開窗，就可以看到田野的一角，也爲着上述的原因，始終沒有勇氣打開窗來。

桂林的春雨，舊許對於另一些人是不足輕重的，可是我呢？每天早晨必須跋涉着泥濘的街道跑到市廛裏去上課，這一點跋涉奔波之勞自覺尙無怨言，苦的卻仍是這座風雨欲摧的小樓。

房子蓋得很簡單，恐怕除了非洲野人的茅屋，此外就要算桂林戰時的建築了，柱子像火柴一樣細，板壁比紙還要薄，上面的瓦只是輕輕的浮放在椽木上；好像隨時都準備搬動似的；因此一有人走動，整座板屋都會顫抖起來。下小雨還可以馬虎，或者用

破油布塞住板壁的縫隙，可是雨稍微大一點的話，走廊上的積水便向房裏傾瀉，我也只好乘着這個好機會洗乾淨地板。不幸昨天夜裏，天氣突然冷了起來，小雨變成了冰雹，從瓦隙和板縫裏，一直打到床上來，我是習慣了不點燈睡覺的，一時又找不到火柴，再加上北風在房裏來回的逡巡着，這樣，我祇好把頭縮到被子裏去，心裏想着蘇東坡的寒食詩：「小屋如漁舟，茫茫水雲裏」了！

院子在我們這裏是根本沒有的，只有一條繞着水池的甬道，既滑而且泥濘不堪，後面就是廁所。廁所在我是一天中最難解決的課題，坑裏已經超過應有的容量，可以說是滿坑滿谷再沒有容足之地了，可是我卻有一個最要不得的毛病，就是無論家裏的廁所壞到如何程度，總不願意在外面去找機會，因此，經常是非到萬不得已時，我是從來不想去登臨的。

廁所的竹籬外面，本來有一個很大的菜園，這時正逢黃白相間的菜花開遍阡陌之中。本可做為黃昏散步的好地方，然而卻不幸的是：前後左右都被積水阻住了。那些積水究竟在這裏留了多久，我也沒法子曉得，然而從它那既黑而且發綠的顏色上，就



可以看出已經不是最近的積雨所造成了。

至於講到出街，那更爲一樁難之又難的事，首先要從兩座板屋造成的甬道裏經過，那條甬道雖還不致於「間不容髮」，但是如果不是側着身體，便會連肩帶臂被板壁擠住的。此外再加上小巷的泥濘和水溝裏的既黑且臭的髒水，四面圍着阻斷了路的垃圾，樓上不經意隨時倒下來的洗菜水……啊，啊！我每天都是如臨大敵的來往着。

還有一樁更困難的事，我們板屋之間那條甬道的木門，每天都是很早就要關上的，因此使我雖然身處大後方的桂林，而且欣逢劇展的盛會，縱使招待券在手也沒有去看過一次。我不是沒有勇氣去看，而是沒有勇氣的恐怕回來晚了惹出許多麻煩；因爲守門的那家是個出征軍人的寡婦，如果喊門驚動了她，那會被她用盡人類的一切智慧來咒罵的，就因爲這一點，我始終不敢晚歸。

昨天偶然和妻看完電影，以爲時間還早，或許不會遭遇到閉門羞恥？那知道一回來，門早就上了門，幸而門上面還有很大的空隙，我就緣着兩側的板壁輕輕地爬過門去，才不致於使全家在風雨中中立。

想起夏天的蚊蚋，我不禁又要杞人憂天了，而且桂林的瘴疾也使我談虎色變，然而這一間板屋還不知到那一天因為租而不能不搬出去呢，此外的一切，我也不能過份地去多顧慮了。

寫到這裏，自己看看對於環境的描繪似乎太壞了一點，對於這座板屋和板屋裏的芳鄰們，有點失敬之嫌，也許有人會問：你的房子，竟然連一星半點兒好處都沒有麼？爲着這一點，使我想了好久，終於被我想到一點好處。正是因爲我們過於謹慎門戶的緣故，所以這座板屋裏的芳鄰們都沒有失過竊。因爲我們前門住着一位軍爺，他是開口閉口都要打槍的，說不定標上君子就怕的是這一點，所以始終不敢光臨；而內院守門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寡婦，如果誰不隨手關門的話，他是要罵個不休的。前幾天隔壁的那位張先生回來太晚把門門推壞了，直直的被她罵了半夜，我想她也是沒有失竊的功臣之一罷！

因此，我窗外的走廊上，永遠像慶祝大會一樣，日夜懸掛着許多用衣裳組成的彩旗。

此外的好處是爲着接近田野，對於警報可以充耳不聞地依然高枕而臥，半夜裏爬起來跑警報而得傷風的事，在這裏是絕無僅有的。寫到這裏使我頗懊悔於後來遷到市中心區的環湖北路上去，在那裏爲着跑警報，使我的女孩子曾經因爲受寒以致得到氣管支炎的病，讓我們多受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這兩件事，都是使我覺得有點生出戀戀於那座板屋的不捨之情的。

至於我們那些芳鄰們，我想到高爾基的「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女子」也許並不比我們這裏的情形高明，以人數來說，似乎還要多些，祇不過我們底芳鄰們的類別卻屬於中層階級的，關於他們，容我先向讀者諸君介紹兩位潑婦，這就是下文的中心人物。

二

隔着一個樓上的甬道，在把住樓梯口的一間房裏，住着一家山東人。

他們一家六口聚居在同一的房間裏，祖孫、父子、婆媳共聚一堂的一共只佔有二張

同一方式的木板床，就這樣過着他們鑼鼓喧闐的生活。

祖父是一個典型的老實人，高個子，慢脾氣，聲音雖然洪亮得像一口敲得很響的鐘，可是調子的迂緩和沒有抑揚的節拍，就像老是在敲打着同一的鑼器。他不愛說話，也許因為家庭的緣故，說了話也是多餘，所以索性不說了；再不就是爲着在他的腦子裏，根本缺乏一種說話的興趣。如果環境允許的話，他可以像一尊佛像似的坐在椅子上三天三夜不動（除了吃飯和解大小便），因此在他們家庭喜劇之中，也只能擔任一個並不重要的，無聲無臭的角色。

祖母生長得一副滿慈善的面貌。她是四川人，同時也世襲了四川人能說會講的好習慣；嗓門大，調門又高，再加上她那一份整天不住嘴的叨嘮，真可謂集天下能言者之大成了。她對於說話特別有興趣的程度可算到了家門，只要早晨眼睛一睜開，就像畫眉叫春似的，咕咕着一直到深夜閉上雙眼才會告一段落，她的話雖然這麼多，可是所涉及的範圍卻非常之小，並不像英國老婦人那樣，可以談政治、經濟、文藝和一切大小瑣事。

她談話的對象只有那唯一的兒媳婦，談話範圍總不出家庭瑣事的小圈子，因此使我們只感覺到囉嗦和討厭；所以我們也並不是以一個鄰人友善的態度去看她的，而且好像一隻烏鴉或梟鴟什麼不祥之物似的，時常使四鄰的生活感覺到不愉快。

在這樣一個莫明其妙的家庭裏，她似乎只愛着一個人，那就是她親生的唯一的兒子，此外的人全然不在眼中，好像其餘的四個人，他們所以生存的唯一原因，便是爲了給老太婆製造罵人的材料和洩憤之用的。這也許正是老頭子養成不愛說話的最大原因吧？因爲在她看來，老頭子是傀儡，不事生息的豬欄，請想：她不罵老頭子還能罵誰？

兒子呢？不用說是很夠得上老太婆深愛的條件的。人品好，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說句老話，真可謂「天庭飽滿，地角方圓」，生就了一臉的福相。這樣一個兒子，不用說「癩頭兒子自家的好」罷，怎能不使老太婆事無大小照理要退讓三分呢？

他什麼都好——不單是人品好，學問也好（品性似乎差了那末一點點，然而在今日的社會裏，品性壞得只要不出大毛病，誰也都會原諒的。）可是卻有一個缺點，就是

脾氣太壞；其實這也難怪，他脾氣壞的程度，和老太婆的脾氣成爲正比例，也許是遺傳學說的定理吧？總之他底一切品德，都是有着十足「母風」的。

他是幹軍醫出身的，而且還担任過院長和什麼之類的職務，由於年深日久所養成的習慣，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是訓話的調子充滿了我們的耳朵；加上最近失業以後煩躁不安的影響，使得他更願意在家庭裏「訓話」，而我們呢？就不得不盡義務的去諦聽他的一切謙言偉論了。

兒媳婦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婦人，她不單愛自己的男人，而且愛着世界上所有被他看見的男人，因此不論家事忙得怎麼不可開交，總要抽空去畫眉點胭脂的一天抹四五次粉，這就是使老太婆不滿的一個原因。其次是由於想兼愛天下的男人而不可能，只得用全副精力來愛自己的丈夫；不，她所用的並不像我們普通夫婦間體貼和溫存的愛，而且有點近於媚事於丈夫的態度。當然囉！這也由於和老太婆爭寵的變態心理的刺激，本來人性之中潛藏的一種佔有慾，在她們婆媳雙方，卻有着過份的發展，所以爭端雖然千千萬萬，而其心理上的影響，還是爲着爭取這同一的男性——兒子和丈

夫。

行爲浪漫是她的毛病，雖則她和王先生結婚已將十年，甚至生了兒養了女，可是她安分守己終其一生於這個男人，那真比叫貓兒不偷魚吃還要困難百倍；貓兒對於牛肉固然很合胃口，可是卻並不因爲有了牛肉就不再希望吃魚了，王少奶奶的心理上不正常發展的現象正是如此的，我這樣描寫着她，事實並沒有什麼不尊敬的意思。

這一家人是一齣永遠也唱不完的好戲，而且根本也用不着分幕分場，因爲每個角色都演得那麼起勁，好像都想爭取鄰人喝彩似的，努力放開喉嚨吵鬧；然而卻有兩個永遠跑着龍套的人物，那就是他們家中的第三代——孫少爺和孫小姐。

孫少爺和孫小姐是一對金童玉女，人物很俊俏自不必說了，單說皮膚就白中透紅紅中透白的活像米粉上加了點胭脂，他們一式一樣的天真活潑，時常睜着昧於事故的大眼睛，看着祖母和母親吵架，祖父時而一兩句並不發生作用的解勸和父親冗長無味而且單調的訓話。可是他們兩個人卻有一種美德，對於家庭中扮演着的「鬧劇」，只是默默地守着跑龍套的崗位而不去插嘴，這真是「阿彌陀佛」，上天如果有降福人羣的

好心，千萬別叫這兩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再傳染上家庭的壞習慣，然而我知道那終於是徒然的，根據「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子會打洞」的經驗，他們之所以不參加戰鬥，並不因為自願脫離爭吵的，而是因着羽毛未豐的緣故。不過這也可以說是天幸，使得我們在目前還不致於多聽一些討厭的聲音。

.....

第一天我們搬到這座板屋裏來，並不是由於對這房子有着什麼好感，實在因為從獨山回到桂林去，正趕上大年三十，明天是新政，勢必直到元宵的十五天裏都沒有方法租到房子的，正好M君介紹這間板屋，我們便飢不擇食的搬到這裏來過一個不能安靜的除夕夜了。

外面的炮竹聲連成一片叫囂的海，我們芳鄰的香燭的清香薰得人的頭腦有點發脹，因着連日旅行得很疲倦，便計劃着在吃過年夜飯以後，到床上去休息一會，那曉得隔壁王先生底家裏，鑼鼓一響好戲就唱了起來。

「兒子是我養的呀，難道我教訓兒子你都要管嗎？」母鴨子似的沙聲沙氣的四川



腔：老太婆開了第一砲。

「我也沒有說他不是你養的呀！可是我這當兒媳婦的，和男人說句話都犯了法嗎？」山東高密縣的尖嗓子，帶着濃厚的土音，這是兒媳婦王太太的反攻。

「不要臉，」老太婆的話非常急促：「我攔着你的說話呀！一見男人回來就沒有正經樣子，細聲細氣地自己也不覺得醜，而且你是在炒菜呀，怎麼和他推來搶去的。」

「我的樣子不好，你不會別看嗎？」兒媳婦說了一句，就自言自語的叨嘮：「我嫁漢子又不是嫁婆婆，要你拈什麼酸醬什麼醋？」

後一半自言自語考太婆幸好沒有聽見，不然這個亂子可就大啦，我想這也是老天爺的好心，老人家的耳朵如果不陳，那末做小輩的也許更要多吃些苦頭了。

「我根本就不看你那股子浪相兒。」老太婆說。

「你們一天到晚都是吵嘴，大年下的像個什麼樣兒，也不怕叫街坊四鄰笑話？」兒子開始訓話了。

「我那裏和她吵嘴？」老太婆在爭取同情：「她全不像個在炒菜的樣兒。」

「炒菜還要什麼樣兒嗎？只要有油有鹽，吃得飽肚子不就得了嗎？」兒媳婦看見男人來排解便長了三分三厘三的威勢。

「得了，你少說兩句好不好？」王先生先鎮住太太，然後又向母親說：「她本來一天到晚也夠忙的了……」

老太太一聽，兒子不但沒有幫她罵媳婦兩句，反而來替老婆解說，於是像火上澆油似的吼了起來：

「是呀！一點也不錯；討了老婆不要媽了。」她底聲音有點發抖，七分帶氣三分帶哭的調子：「怪不得你老婆這樣漲勢，原來你們串通了排遣老娘啦！」

「我並沒有幫她呀！」兒子連忙分辯。

「還說沒有幫，還說沒有幫？我整天到晚看孩子，做活路，你從沒有給我道一聲辛苦；天氣這樣熱，你一回來看見老婆剛拿起鍋鏟，馬上跑過去做替手，我好心好意的說一句她就頂我十句，現在你翅膀硬翎毛全了，該輪着你替老婆罵起媽來了。」老太太氣急敗壞的數落着。

「你老人家就是這麼不講理……」王先生剛說了半句，一下子就被老太婆搶着說下去。

「我什麼地方不講理，什麼地方不講理？……」

「得啦，得啦！」在角落裏，沉重得像暮鼓晨鐘的老頭子的聲音響了起來，那麼悠緩和輕飄，像一根沒有力量的鬆弛的琴絃，在慢悠悠的響着。這聲音只是短短的在這個樂章裏加上一個多餘的音符，接着由於自覺無補於實際似的，也就沉落在煩雜的嘈音裏去了。

「我什麼地方不講理？你說。」老太婆絕不放鬆這一場爭論。

「我說你不講理，就是你不講理。」這到了訓話的本文：「家庭間以和氣爲好，兒子替媳婦炒菜又算得了什麼，也值得這樣大吵大鬧。」

「就是嘛……」少奶奶看風使舵，順竹竿往上爬。

「你呢？」王先生回過頭來對王太太說：「你也不好。婆婆面前是不容許分辯和頂嘴的，她無論如何總是老一輩的人，縱然有不是也得逆來順受，那有兒媳婦和媽媽頂

嘴的道理？」

「是我不好，你爲什麼不休了我呢？」王太太一聽，丈夫已在派自己的錯，馬上頂了兩句。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識時務？」王先生氣了。

「我就這麼不識時務，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總而言之，這種生活我是過不下去了。」王太太又加上幾句。

「過不去你給我滾！」王先生覺得有損他的尊嚴，便用盡全身的力量發出這一句純粹的命令。

「滾？」王太太冷笑了一聲：「沒有那麼容易，我又不是自己跑到你家裏來的；當年你家不是用紅帖子和喜轎來抬我，我會來呀！」

「看你這個刁貨！」老太婆接了一句。

「你不刁，罵公公那一回輕鬆過？」對方馬上反擊。

「你別連我也拉上呀！」老頭子又緩緩地搭上一句，表示自己仍存在。

「放屁。」王先生出口傷人了。

「你才放屁，你一家人都在放屁。」王太太一句也不讓，好像她現在不算王宅人似的。

「真是個野女子……」老太婆自言自語地在說。

「你才是野女子，偷漢子的老不要臉的東西。」王太太越來越厲害了，她今天以諸葛亮舌戰羣儒的姿態，和全家人對罵着，全無長幼老少之分。這時王先生氣得直撲上來，一把就揪住王太太的頭髮，另一隻手在她身上像擂鼓一樣的用力捶打着。這一下子就更熱鬧了，老頭子站在旁邊手足無措的一個勁用嘴來勸，因為是兒子打媳婦，又不好上來拉架，只是邊勸邊搖着頭嘆氣；老太婆就在旁邊用罵來給兒子助威，兩位金童玉女呢？被嚇得跑上前來抱着媽媽的腿在哭，王太太這時成爲大合唱裏的女高音，同時在行動上，用頭在王先生的胸口上死命的碰着，一面大聲武氣的哭喊着：

「你打死我罷，打死我罷……」

樓上演着全武行真是熱鬧非凡，這座板屋本來就是風雨飄搖有點欲墜之勢，現在被

他們這樣一套「醉八仙」和「滾堂刀」確真鬧得煙霧迷漫，樓板和柱頭一齊在響。我想這裏的危險性未免太大了，如果再坐在房裏不活動一下，說不定樓塌了被壓在裏面，那才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呢。因此我帶着妻和孩子到街上去散步，一來街上比家裏清靜得多而且有過年景象可看，二來也可以免去千金之子坐於垂堂的危險。

王太太和隔壁張先生勾搭上了的事，在我們這個院子裏，早已經是家傳戶曉的了。自從王先生奉命到梧州去籌備開展業務之後，她便有點不甘寂寞的表示，但是她的家務事也很忙，到外面去發展又要受到時間的限制，因此只好在這個院子裏找對象了。

我們這個大雜院，前面已經交代得很明白，把守大門的是一位動輒得咎的軍爺，這是不會引起王太太好感的，後門的寡婦有兩三個姘頭，可是既然和那位潑辣得怕人的寡婦（她比王太太還要厲害十分，這留在後面再給讀者介紹）有了來往，王太太自己量力也不敢去分寵。寡婦的隔壁是房東那位老實的鄉下女人和一個不到三歲的小孩

子，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出路，寡婦的對面住着一家據說是從香港內歸的什麼醫生，醫道即不高明，孩子卻有七個之多，人呢？雖然是滿身洋氣，可是太太卻寸步不離，勢必也無法可想。這樣一來，在樓下便沒有王太太行獵的目標了。樓上五間半房，當中的一大間是王家佔有了，後半間供着神位牌，右邊的前間住着一個神經失常的瘋子，瘋子的後面住着一個什麼野雞中學的歷史教員，這位仁兄除了冬天有一件褪色的破軍大衣之外，只有一襲不灰不黃的長衫，一條淡灰色的破制服褲，腳下一雙露腳趾布鞋，真是集了懶、醜的大成的人物。這面呢？住着我們夫婦兩人，帶着兩個小孩子，從經驗和事實上看來，我也不會傻到那樣去承王先生缺的。因此，在我們後房裏的那位廣東人張先生，頭銜是某專門學校的講師外帶私家修理鐘表技師，張先生雖然是廣東人，身材卻很高大魁偉，紳士氣十足，皮鞋，手杖，金絲眼鏡一應俱全……除此之外，張太太新近回了娘家，因此就成爲王太太的對象。

自從王太太和張先生「電報」互通之後，也常乘着家裏沒有人的時候——買菜是由老太婆帶着兩位賢孫担任的，老頭子則一早一晚都要到江邊去勵行他那不能間斷的敵

步的；而且老太婆還要時常到橋邊老愛人的家裏去坐坐，所以王太太分身的時候——便溜到張先生房裏來坐，這樣日久天長的，據說也就結下了一段露水姻緣。

樓下那位寡婦卻比王太太更明目張胆地去偷漢子，第一，因為她潑得像一只湖南辣椒，誰也不敢惹她一下，其次又像一堆稀屎，誰也不敢沾她；她最有利的條件就是娘家沒有人在桂林，自己的丈夫前年抽籤去當了新兵，誰要是招惹她一分半寸，她就可以和你纏得不可開交，硬一口咬定你在欺孤滅寡，欺侮出征人家屬的罪名也硬要加到你頭上來，如果再不文明一點，她可以老起面皮來說你調戲婦人……聰明的讀者們請想一想，這院子裏的本地人當然不願意得罪她，外鄉人也不敢招惹她，因此事無大小，只要她高興，愛罵誰就讓她罵個痛快淋漓，沒有人去干涉她擾人清夢的罪過，所以她不罵人則已，一罵起人來新名詞是滿口亂用，起碼要三小時以上才算完結。

我們這個大雜院裏，就被這兩個女人支配着；一個是潑婦，另一個還是潑婦。

.....

有一天中午，太陽時顯時隱的在雲間向人世偷窺着，草蟲在菜園裏發出求偶的鳴



聲，柳樹上一隻寒蟬，在單調地唱着不令人起反應的歌；樓上的情人們在切切私語地談着一些莫明其妙的話，我在房裏靜靜地寫文章。

房子裏非常安謐，我吸着煙寫着文章，隔壁的張先生到王太太家談情去了，只賸下一些懸掛在牆壁上的壁鐘和放在桌子上的座鐘，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在「滴答」着；我停下來，靜靜地在推敲着一個尙未完善與稱心的句子，房裏的鐘前幾天患了痲痺症，承張先生的情拿去免費修理，因此一週來，我們都是混混噩噩的過日子；現在我感覺有點疲倦，很需要一個時鐘告訴我一聲應不應該休息，然而我底忠僕的時鐘它病了，躺在隔壁的時鐘病院裏，不能再爲我忠實的服務。而張先生呢？這幾天又被王太太纏得昏了頭，想必對於我底鐘，早已不發生興趣了。我急切的需要知道現在是幾點幾分，然而我還是像沒有方向儀的船航行在茫然水煙裏一樣。

這時，隔壁的鐘聲開始響了起來，像一位軍訓教官在用力地吹着口笛，又像火車進站的鐘聲一樣，用最快的節拍打着十點，我伸了個懶腰，將香煙蒂頭從窗口丟到牆外的空地上去，正準備站起來停止工作，然而第二架鐘又在響了；它響得那麼幽閑，像

一位國文教師在背誦毛詩又像一個戲迷在唱「四郎探母」一樣，有板有眼慢騰騰地打了九下。這樣一來，我就像墜入一個無底的深谷裏似的，對於時間一無把握；到底是十點呢還是九點？前者是以非常莊嚴而慎重的聲音告訴我現在十點，可是後者呢？好像在辯論會上作結論的評判員一樣，用糾正前者失實的聲音告訴我現在九點，一分一秒都不錯。

我想：兩種意見的對立，不能根據一方面的偏見去判斷是非曲直的，最好能夠有第三座鐘告訴我一個正確的時候，看我應不應該放下筆來休息一下。那就是說：如果有第三座鐘再敲了九點或者十點，我至少可以根據最後一座鐘來判斷是非的；我重新坐下來，等着。

隔壁一聲發條鬆弛的聲音，使我知道又有一座鐘要報告時間了，我屏住氣聽它的報告；然而「彭」的一聲，接着「咕鼓咕鼓」地亂叫了一陣，我知道那是一座木鴿報告時間的鐘，我聽不出它所報告的時間。

接着又是一座八音鐘響了起來，它底聲音那樣好聽，像一位女郎用纖指在鋼琴上彈

奏蕭邦的短曲，結果是「曲終人不見」，我還不知道它報告了什麼。

這樣，時間又空白了一大段，使我非常的不愉快，最好能夠有一座不是玩花頭的時鐘來報告一下。我想，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又有一架時鐘用它那洪大的聲音在報告了；它用力的敲了一聲，下文好像沒有了，這真能讓人灰心的。我把香煙罐子朝地下一摔，心裏在想：「真他媽的見鬼」，可是它又用同樣的聲音敲了兩下。這樣又過了半分鐘，它又敲了兩下，那樣不負責任，充份地表現無聊，完全像一個癩皮……我還能用什麼話去罵它呢？它又毫不負責地再敲兩下；它又這樣打着敲着，我在板壁這邊用一種憤恨的心情在數着等着，終於它打了十三下，天啦！居然有十三點，我站起身來想出去走走，不然，回頭那間「廳房」裏的鐘還有二十幾座，說不定還有什麼奇怪的鐘聲，使我一下子發了瘋的。

突然王太太房裏「彭」的響了一聲，接着是用布在地板上擦抹的聲音，裏面夾着淫褻的笑話；接着樓下那位寡婦跳到庭院裏，用最醜惡的話語罵着，她底頭髮鬆散着一部份披在肩上，看樣子是晨妝未畢的態度，兩道寡婦眉朝下垂着，一對金魚眼向外爆

着：

「你浪得起勁呀，怎麼把水都滴到樓下來啦！」

想必王太太和張先生的手脚不謹慎，倒翻了洗臉盆的緣故，以致惹得樓下的雌老虎在發威了；張先生是領教過樓下那位寡婦的威風的，因此趕緊用布在地上擦着。然而樓下的那位潑婦，按照習慣的又找到罵人生事的題材：

「你們欺孤滅寡呀！我這出征軍人的家屬，就該讓你們朝房裏倒水呀。……」

終於王太太被罵得從房裏出來，她怕罵得太難聽了，等一下叫婆婆走回來聽見不妙，因此先禮後兵的道着歉：

「趙太太對不起，我是沒有當心倒了點水到樓板上。」

「不當心？」對方發現了目標就開始攻擊：

「我看你浪得慌了心啦……」

「趙太太你別出口傷人呀！」王太太還想息事寧人。

「出口傷人，偷漢子還把別人當瞎子嗎？」趙太太可不讓。

「你說那個偷漢子呀！」反問。

「那個問就罵那個。」趙太太頓着腳，朝地下吐着口痰：「不要臉，大白天偷漢子……」

這時她們兩個人愈罵愈近，互相以手指着對方的鼻子；王太太是北方人，性子最急，上來一把就抓住趙太太的衣裳，兩下裏一用勁兒，再加上衣裳的不結實，於是只聽見「撕——拉」的一聲，趙太太底前襟被撕開了，一對茄子形的又把又胖的大奶子就全部呈現在觀眾面前。

對方一看情勢急了，馬上一撲撲到王太太身上，王太太被這一推，就直往後退，她忘記後面那個水池了，因此一交就跌到裏面去，幸而上面蓋着一架雙人竹床，被王太太在上面一壓，便從中裂了開來，於是乎被推的人的下半身，完全落到籬水池裏去了。

在這幕醜劇演到最高潮的地方，張先生卻輕輕地下了樓，然後從人叢中溜到街上去

## 校長太太

### 一

我們這座學校範圍不大，老實說：這應該說是供給那些貴公子哥兒遊憩的地方，至於說到讀書呢？真慚愧得很，雖然學校方面有若干交通上的便利，可是老是姍姍其來遲的不容易買到——當然，這也由於抗戰的緣故，就是在桂林，那被稱爲「文化城」的學校還鬧着課本荒，更何況我們這地處荒陬的山城？

在生活上，我們照理應該是很舒服的了，因爲教員只有七位，而工友呢？按照編制倒有二十二名之多；可是事情却不如想像那樣簡單，我自從到學校以來，除了第一天承校長太太的情，打發四個工友替我忙了一陣之後，從此他們便無事再也不登我這三寶殿了。

我呢？一向是自己動手慣了的，沒有工友來，也免得多添麻煩，因此我一直也沒有再敢於去勞動他們的大駕——事實上不久我也明白了，這僅有的四名工友，都是常川爲校長太太服務的，自從我親眼看見那一幕喜劇之後，更加使我不敢妄生勞煩他們的心了。

老周是傳達兼犬司傅，老劉呢？管上下課搖鈴，（其實現在還沒有正式上課，鈴子當然也用不着去驚動的。）兼管販賣部的帳房；老趙呢？我可不大明白他所擔任的是什麼職務，一年來，他三百六十五天半都呆在校長家裏，三太保是永遠不下懷的；至於老李更難於想像了，他老呆在校長的廚房裏，替校長經手一切廚房的事好像是他底本職，其他例如：餵豬，看鴨，捉鷄，打狗，……都是他底兼差，當然，抱孩子他也有一份的，因爲校長太太已經替我們校長生下了五位太保咧——

提到校長太太，我沒有那一次不是肅然起敬的，尤其是當她向衆人用言語，行動，臉色表示身份的時候；更有甚於此者的，就是她提起那位「令兄」時，一種仰之彌高的樣子，不能不令人起敬，因爲她那位貴爲局長的「令兄」，正是一位炙手可熱的風

雲人物：

這天下午，我們在院子裏乘涼，遠遠地傳來校長太太尖聲的喊叫，我不禁從爬滿瓜蔓的籬笆上望出去，原來正是太太準備正式出巡了。

老周手裏拉着鼻涕拖到嘴唇邊的大太保，手裏抱着癩頭龜似的二太保，一馬當先的在前面開路；老劉呢？左肩膀揹着大帆布袋，袋子裏裝滿了「叮噹」山響的瓶子，右手抱着爛眼邊的三太保，也許爲着表示自己的有力氣，再不就是表示自己是一位「幹員」罷，他底背上還揹着害軟骨病的四太保，那樣子活像是難民，更像一個剛從前方落伍下來的病兵；老李則雙手穩抱五少爺，爲着小心的緣故，他是一直目不斜視地走着，因此，使得校長太太發現了他忘記給五太保帶披風，而鷄毛子喊叫地咕噪起來：

「老李呀！」校長太太把一對金魚眼瞪得更大了，大得像一對五百燭光的電燈泡：「你這該死的鬼，連五少爺的披風都忘記帶了，風這末大，你是想害死他呀？」

我看了看樹梢，其實是連風絲兒也沒有的，然而，我不能不佩服校長太太的仔細，



天有不測風雲，誰保得住等會不起大風呢？由此可見老李該罵，而且應該連他底祖宗三代加上，也不足蔽其非的，想到這些，對於校長太太的刺耳的尖叫，我也認爲頗有道理了。

這時，那唯一輕閒的老趙出來了——在我猜想，他總應該是最輕閒的人——他左手提着兩隻竹籃，右手抱着一大包衆家太保的披風之類的衣服，像一頭負重的駱駝跟在大隊後面，在曲折的田隴上，他們主僕一行，排成一隊整齊的行列。

這是校長太太進城的儀仗，也是她底艦隊的大檢閱。

## 二

校長太太門前的一排大木桶打開了，一陣臘肉的香味，頓時鑽進我們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窗裏來；那成條的豬腿被老李逐一的掛在長竹桿上晒太陽，這是校長太太「倉廩實而知禮節」的展覽的開始。

接着，那成筐的乾蘿卜和鹽菜之類，也一一地被老李搬到籃球場上來，很快的，這

一片平坦的球場，立刻就變成校長家裏的晒穀場了，我想：用不着兩三年，這塊地一定會用了打穀子的，我深深相信着校長的賢夫人，一定不會忘記這一番。

這時，校長太太養的兩隻大花豬，也一搖一擺的，用那純粹紳士的步履從豬欄裏走出來了，牠們毫不客氣地走到球場上去，對着那些乾菜，也不等人請就大嚼起來，當然，這樣一下，我們又要聽到校長太太刺耳的咕噪，一直要鬧到半點鐘以上。

老李自然是一邊讓她罵，一邊用竹桿子去趕豬，並且用一種猥褻的，爲太太所聽不到的細聲在罵着那兩只豬；當這一陣暴風雨過去之後不久，我看見豬先生夫婦重新又躍到原地方來，索性用牠們那堅硬的鼻子，把球場挖了一個大洞，就像農夫用犁鋤過的稻田一樣。

校長太太在學校裏，應該算是最勤勞而且頗堪作爲模範的人物，你看她，真是毫不含糊的黎明即起，先大聲地叫醒老劉去搖起牀鈴——雖然還沒有幾個學生，照她看來校規是不能破壞的——然後照着老周担水，老趙砍柴，老李放鷄趕鴨，餵豬驅狗；接着太太保上學要老周措，二大保屙屎要老劉抱，三太保大哭要老趙哄……總而言

之一句話，她在不停嘴地發號施令，她是整箇機器的發條，她一動，所有的大小齒輪沒有一個能夠偷懶，這就是常人所不可及的地方。

她雖然沒有在大學裏讀過經濟學，可是却很精於經濟原理的。例如：煮粥的水要多，多到不能再多爲止；炒菜要鹹，鹹得難於下筷子爲止；用油要少，用水倒不妨多……反正她有一部「五臟經」，那是比閻王老子的流水帳還要精細十分的，我深深地曉得——

至於校長本人呢？那真是福慧雙修的一位大好佬，事無巨細，根本都用不着操心，其實他本來只是一個招牌，太太就利用這塊曾經鍍過金的招牌，來做張天師的靈符的，這也是人所週知的事。

這一天，驚天動地的事在我們學校裏發生了，我們底校長太太和住在這裏的副局長太太發生了口角，一方面是副局長太太的身份，另一方面則爲局長的令妹，真可謂勢均力敵，各不退讓了。

事實是這樣的：

學校裏存放着三隻大汽油桶，除了兩隻歸校長太太名下保管，用來裝生油之外，那一隻却被副局長夫人借去了，用途據說同樣的裝生油。

這幾天物價波動很大，對於生油漲價的傳說，大家都有所風聞，這便成爲戰爭的導火線；一早起來。老周奉着校長太太的命令，走到局長太太的院子裏來——副局長太太借住在學校裏，爲着便於躲警報的緣故——這時，副局長太太正坐在院子裏的籐椅子上，撓起一隻腿在看報。

「太太叫我來問您，那隻汽油桶還用不用了！」老周站直得像一根棍子。

「汽油桶？」對方翻着一對母狗眼：「正用着呢呢！」揮了揮手，表示叫老周識相點，趕快走出去算了。

老周本來也打算以息事甯人爲上策，然而雙方都是硬牌子，自然，他是更加不願意使得自己主人認爲低能的，因此又嚙嚙地說：

「太太說——要用。」

「要用？」對方依然坐在籐椅子上，可是身子已經欠了起來：「油桶又不是她家裏

帶來的，就說我借了，有副局長的借條，叫她報銷到局子裏去就算了。」

老周一看，再說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而且汽油桶實在是公家的，校長太太是主人，用兩隻，副局長是客人，用一隻，天公地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於是他回去了。

老周一回稟辦理交涉失敗的經過，馬上被校長太太罵得個狗血淋頭，最後的結論當然是太太下的命令，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搬回來，有東西裝着呢？倒掉！

這倒乾脆而且利落，既然校長太太有胆量這樣幹，在老周這一些人看來，又何樂而不爲的亂鬧一遭呢？於是老周帶領着老劉，聲勢煊赫地二次又進了副局長的院子。

「回稟太太，×太太叫我們把油桶担回去，不然……」

「什麼？」報紙丟在地下：「這末不通情理嗎？誰說的，叫她自己來！」

老劉向老周擠了擠眼睛，他是惟恐天下不亂的人，便上前一步：

「我們是下人，太太叫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她叫我們來搬，我們沒有法子，請×太太原諒。」說着，他就動手去搬油桶。

副局長太太一看，頭上火星直冒，心想這些工友簡直混帳已極，居然不把我這副局長太太放在眼裏；她「虎」地一聲從籐椅子上站了起來，上前去用身體蔽着油桶，她那肥胖的身體上穿着一件橫花條紋的衣服，又胖又矮，和汽油桶站在一起，正好是一對。

副局長太太喊一聲「來人」！登時那些在一旁看熱鬧而感覺到十分氣憤的勤務兵一擁而前，在副局長太太命令之下，一頓拳腳便把那兩位不速之客給打了出去。

至於下文，筆者沒有參與其事，不能再做詳細地報導，據說這場官司一直打到局長那裏，大家都被罵了一頓，汽油桶飭令交回公家，這一次爲囤積生油而引起的汽油桶之爭，頗爲我們增加不少談話的資料。

### 三

校長太太的生財有道不單限於囤積菜油，這些菜油還不是一轉手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又在學生身上找油水麼？此外例如利用運輸上的關係，她也從桂林買香烟和火

柴拿到本地來賣，還有學生的課本和筆記簿當然也被列入太太收入預算之內的，至於大廚房的老周兼管給她養豬養鴨，她又把鷄鴨蛋賣出去再買大鷄回來，因此，學校的操場，在上課後，便成爲鷄少爺和鴨小姐「拍拖」的地方了。其次是老趙兼種校長太太的菜園子，外代着還要把園子裏的菜挑到市場上去賣；老劉呢？則兼管消費合作社的事務，因爲這也是太太預算收入之一呀。據說去年鹽價高漲的時候，校長太太就在校具儲藏室裏囤了一大批鹽，錢呢？當然是什麼學校的週轉金都拿去週轉了；三不知的却被緝私隊查到了，有一天居然毫不客氣的帶着武裝士兵來搜查，這一下可就「砂鍋漏了底兒」，把校長太太急得什麼似的，前後奔走想方法圓場，結果還是學生自治會的幹事看見鬧出去對學校名譽有關，才出來承認是膳食委員會買下來的。這樣，一天雲霧過去之後，老趙每逢星期都要進城，一筐筐的食鹽上面都用白菜做偽裝，才算把「存貨」銷清了。

經過了這一次教訓，校長太太更加謹慎了，從此自治會的幹事也被不時召見，爲了什麼，可誰也不曉得。

校長太太據說也是大學畢業的，不管是否真實，只是履歷表上這樣填寫的，然而她在學校裏担任着出納，這真「大材小用」；大材小用，誰說不是呢？

因為她是出納，學校購置圖書儀器的帳目也不會被外人曉得，校長到桂林買書的旅費一萬元，才可以報銷得出，這且不說，單說那一批才辦來的書，一落地開箱，竟然沒有一本完整的，不是書脊被老鼠吃了，就是書頁被蟲子蛀了，再不就是連書皮都破得認不出面目來；這種書據內行的人說，桂林的聯合書局和僑興書局都在大減價，像這一類書的姊妹兄弟都是一折發售的。至於其他就不用說了。然而校長太太却罵着書局釘箱沒有釘好，又罵桂林的天氣，爲什麼路上竟然會被蟲子和老鼠咬蛀了呢？這似乎只有天曉得。

校長太太雖然名爲出納，其實他是無一不「事必躬親」的，招考新學生時，她是當然的委員，閱卷時她也攬一份差使，發榜時候，她也參與其列，而且連最後決定也是大權獨攬的，因此有些學生也不知道怎麼考進來的，據說那種程度，根本就夠不上錄取的資格。



此外，就是訓育主任沒有到校之前，管理學生她也有份兒，男生宿舍晚上熄燈後，如果有學生在寢室裏喧嘩，她也時常跑去敲敲門，或者罵上兩句；學生病了領診察證，或打電話請醫生都由她一人經管，她真是忙，可是忙的到底是什麼，連她自己也不清，只是時常聽見她的嘆息，或看她在搖頭，說學生太不守校規，說學生太不懂禮貌……總而言之，她不願意的事情真太多了，你說不教她管怎麼能成呢？要不然，這學校還能像這個樣兒嗎？

此外，教員之間如果有衝突，那她必然是最好的和事老，教員要借薪水，也得經過她的首肯，否則這是會碰壁的；校長懂得這一點，他當然不敢「越權」，教員們當然更明白，所以想借錢的，也必須走內線。

因此，有人傳言校長「懼內」，說她的實實自稱「媽媽揪着爸爸的耳朵訓跪……」的事未免有點靠不住，不過按照某種定律來解，也難怪校長太太事必躬親，而校長也自幸運籌帷幄之得人丁。

這是校長太太對內的德政，雖然是尙未「垂簾」而其政聲早就遠近遙聞了。

校長太太的鴨子脫掉黃色的絨毛，牠們正像愛羅先珂君的鴨子一樣，由叻叻的鳴聲一變而爲唧唧的吵鬧了；牠們毫不客氣地在別人門口蹣跚屁股來拉屎，又雍容大度地在行人道上蹣跚着。牠們不單會在路旁的泥土中找蚯蚓，而且在雨後的籃球場上，拍着翅膀練習潛水的技術；甚而有時也跑到課堂門口唧唧地大叫起來，讓講書的人們，沒有法子把牠們趕開去。

在這百事落後的大後方，太保們既然沒有木馬可騎又沒有糖果可吃，因此，鴨子便成爲孩子們唯一的玩具了；這也是太太養鴨理由之一，何況鴨子是會生蛋的，蛋又可以生出鴨子來呢？再加上目前國家事事獎勵生產，這一個大題當前，更使得太太理直氣壯地來養鷄畜鴨了。

然而這些鴨子偏偏不爭氣——

一天，鴨子跑到某科長的菜園子裏去找蚯蚓，把一畦畦的菜圃都給掘壞了；某科長

的用人就用竹桿兒把鴨小姐們請出來。真所謂無巧不成書，這羣鴨子也居然鬧了一次「藏本事件」，其中有一位鴨女士突然失蹤了。

這一下子，校長太太可又動了肝火。她認為鴨子到某科長菜園裏去找蚯蚓，便是結怨的主因，因着找蚯蚓而被某科長的用人仇視，也是必然的結果；以此推論：則殺死鴨女士的兇手必爲此人無疑了，因爲這個用人既是某科長的忠僕，以「架犬吠堯」的一點上看來，罪不容追也是應毋庸議的了；何況某科長的用人還曾經用竹桿兒趕過鴨子呢？根據這一連串的推論，校長太太便親自出馬地去大興問罪之師了：

「老彭（某科長用人的名字）！」金魚眼瞪得特別大：「你爲什麼打死我底鴨子？」對方可不買帳。並不因爲太太有後台，更沒有想到自己的主人只是一名「卑卑不足道也」的科長而表示謙遜地說道：「妳看見的嗎？」

「還用看嗎？」她氣得無名火高三丈三：「明明你用竹桿兒趕我的鴨子，現在少了一隻，不是你打死的可有鬼呀！」

「真有鬼了！」老彭愛理不理的回答，看樣子並不把這樣一位有身份的太太放在眼

裏。

「喝！你倒有理了。」金魚眼瞪得像一百支光的電燈泡：「明天就給我滾蛋！」

「滾蛋？」對方冷笑着：「妳叫局長下條子吧！」

這真不成一個世界，連老彭這樣的下人，居然也胆敢和她頂起嘴來，真是豈有此理。

然而鴨子事件似乎也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懸案依然成爲懸案；直到現在老彭還沒有滾蛋，想必局長的條子一直沒有下來罷！

## 五

「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校長太太把一顆頭搖幌得像波浪鼓兒似的，頭頂上的鍍銀夾子也直打幌兒：「從前我們在北京城裏那像這樣呀！我直到七歲都沒有見過青菜上桌，整天都是全鷄全鴨，再不然就是大件兒的燒烤……孩子們除了鷄蛋牛奶是什麼也不許吃的呀！」

可不是麼？在這被她稱爲山藥豆子的地方，有誰到過北京呢？任憑你說什麼都有人會相信，縱然說皇帝娘娘下廚，用的是金刀玉案板，或者皇帝老子種田，用的是玉如意兒做鋤頭，也會有人信而不疑的。因此，聽得事務員張先生和那位被稱爲太子太傅的大廚房老劉都直點頭，咳聲歎氣地直說：這年頭兒真是越來越不濟了。

「老實說罷！」太太的嘴開了河，她一高興就拉開了話盒子，漫無天地的瞎吹起來：「我真想走了。在這芝麻大的地方有什麼好混的呢？小鬼不是小鬼，閻王不是閻王？我大哥昨天還有信來叫我到重慶去呢！說那兒給我找到的事情，每月三千塊錢——淨薪水就是三千，其外還不算呢，可是我三哥不讓我去。」

「誰是妳三哥呀？」張事務說。

「連我三哥都不知道？」她用手推了對方一下，然後斜着金魚眼說：「就是局長嘛！」於是衆人才恍然大悟地點頭讚歎了。

其實說這種話，在她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和朱老師說的是二千五，第二次和劉老師說的却改成二千八，這次又是三千整；說不定下次還會漲到四千五都說不定

呢！話又說回來，她底話是從來不算數的，記得有一次魏老師問她當初在桂林時說明自八月份起薪，現在爲什麼從九月份算起呢？她就一口咬定地說：

「空口說的不算數，必須白紙寫黑字才能做數呢！」

接着她又說家裏的弟兄多未能幹，委員長西安蒙難一落飛機，就拉着她大哥的手問長問短，當時把一些大官兒都等煩了……接着又說她有五雙高跟鞋，都是最近從加爾各達買來的，真正航空運來，一點兒也不含糊，皮子細到看不出紋路，直到如今，因爲在這不成器的地方都沒有穿過，三不知的被那些死不長眼睛的耗子給咬壞了。

於是大家又賠了她歉了一陣子氣。

有一天，太太忽然心血來潮，不知怎麼想起要吃麵食了；便打發那位太子太傅兼大廚房的老劉搭乘便車到××去買麵粉。誰知車子在半路上拋了錨，（有人說是掉了道）一等就是整整的四天，老劉回來一報開銷就被她臭罵了一等，「三十斤麵粉省得多少錢呀，你就跟我開起四天的伙食帳來？而且住旅館就用了二百塊錢……」

這就是太太近來時常歎氣的主因，買了三十斤麵粉，旅費丟了幾百塊，不合算，那

都是他媽的老周頑鬼招兒——過了幾天，老周就哭喪着臉子捲着鋪蓋走了道兒。

又有一天，校長到城裏去了，太太却在被窩裏作着好夢，忽然電話鈴子響了起來，王嫂進來接過了聽筒，她先是小聲的說了兩句，後來就向太太說：

「太太！校長從城裏打電話來，說請你接……」

太太在床上翻了個身，而朝裏又睡了，外帶着做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哭喪着臉子，臉皮上的皮膚拉得緊緊的，活像一塊棺材板子。

「太太！校長說有要緊事……」王嫂又說。

這樣三番五次的央告，她才「胡」的一下子把被子撩開，用金魚眼睛瞪了王嫂一眼，一臉殺氣的朝着聽筒說道：

「喂！是你嗎？幹什麼非找我接不可呀！」剛說到這裏，她呼吸緊促了，臉色也轉白了，用力的捏住了聽筒，看樣子如果這聽筒要是校長的耳朵的話，八成子是有點靠不住再長在校長的頭上的。她大聲地說：「什麼？火柴專賣？市上缺貨……看漲？那麼你爲什麼昨天賣掉了三十箱呀……不知道……放屁……買回來！無論如何你也得給

我買回來」。

她用力把電話聽筒（耳機子）往床上一甩，下地登上鞋子，一邊扣鈕子，一邊大聲的朝王嫂子說：

「快叫老趙來，要快呀！」

老趙來了，太太把一大疊票子交給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票子說：「你快出去和他們收買火柴，不論什麼牌子的都要。」她的肚子凸了出來，樣子活像一把大茶壺。

晚上，在黃昏暗淡的植物油燈下，校長太太披着衣拖着鞋在檢查買來的火柴，樣子急得很，一邊數着一邊搖頭；校長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也搖頭但是不敢出聲，王嫂把門推開了一點小縫兒，看見這種情形便退出去了。

「誰叫你昨天都賣了呀！」夫人說：「今天買進來就困難了，這些做生意的人簡直沒有一個好東西，看見我們要買，價就直漲，跟都跟不上，而且又是三包五包的零賣……你呀！都是你沉不住氣。」

校長被數落得憋平閉住了氣，他只好低聲下氣的說道：



「我也不知道呵！」

「你不知道？」金魚眼又鼓了起來：「現在你只買到十五箱，連老趙他們買來的都算上，也都不過二十一箱零三十匣，而且比昨天賣出去的還要高。」

「說不定還有好處的，」他嚙嚙的說。

這時老趙推門進來，才算給校長解了圍。他領着一羣人抬着十箱火柴，喜氣盈盈的說：

「太太我全城都跑到了，又買了十箱，聽說老李也買到了七箱，因為錢不夠只放下了三千塊定……」

「快去找張事務員想法子。」太太氣急敗壞的說：「這七箱無論如何也不可放手，你快叫人去挑了來，再去找，這樣大的一個城，那裏只有不到四十箱火柴？」

她忘記從前罵這個城太小的話了。

比豆子芝麻還小的城，居然會找出四十箱火柴，這還不驚人嗎？然而她現在却說這城又大了。

## 荷萊吳小姐

一

吳小姐今年剛滿二十歲，肥大的臀部 and 起伏着的高聳的胸部，表示她發育得很正當；身上一襲剪裁適體的紅色玻璃料子的西裝，緊緊地裹着她那富於彈性和曲線的身體。她的動作很敏捷，也就是說——很活潑，尤其是愛在男朋友面前掀起塗得滿厚的小紅嘴唇，事無大小必得表示驚訝和有興趣，而且把兩道劃得很像羅萊太·陽的細眉毛兒灣成新月的樣子，然後配合着兩顆大而有光的眼珠子，在眉毛梢兒顫動的時候輕輕地一轉，接着眼珠兒一停，怔怔地看着對方，帶着幾分稍有穉氣的眼睛在發問。再不就掀起小紅嘴唇吹起口哨，做出態度悠閑的樣子，脚尖在地面上打着拍子，叫說話的人在那兒發窘——這是她不高興接談的表示。

她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近幾年來，似乎比講中國話的機會還要多，這也是時勢使然的，在香港讀書的人，本來也以講英語爲時髦的，何況吳小姐這自命「前進」的人？

她愛看電影，更愛跳舞。因爲看電影的緣故，所以自己也改了芳名叫做「荷萊」。吳，這當是表示神往於「荷萊場」的。這兩件大事在她看來，比吃飯還要重要；每天翻開報紙，先要看看攔了片子沒有，戰事消息在她並不重要，雖則她也在地球上生活着，却好像住在地球以外似的，對於戰爭總抱着木然無動於中，或隔岸觀火的態度。

她願意坐在輪渡的上層，讓海風輕拂着搖曲的青絲，像一樹臨風而舞的垂楊。

她愛紅色，因爲紅在顏色上代表熱情和勇敢，所以凡是熟識吳小姐的人，也同樣地熟悉那柄描繪着白色小花的紅絲綢小陽遮；在夕陽斜照金光燦爛的渡船上，她像一朵火紅的杜鵑花，開在寂寞的山中。紅色的外套和一雙拔加的紅鞋，襯着她豐滿的飽受太陽光炙晒了的棕色胴體，給人一種強烈地，火奴魯奴的熱帶女郎的感覺。

她和一般熱衷歐化的少女一樣，具有百分之百的異域女郎的愛和憎，性情像一串酸葡萄，讓人有一種酸中略帶甜味的感覺。

她愛虛榮，正像熱愛那些高貴的脂粉一樣，因此常在一些高級華人面前出現，同時發射她特有的「萬有引力」，像鮮花吸引着蜂蝶的環繞。

在學校裏，她是最活動的一份子，她會用不着勤力讀書，而能從教師那裏得到想要的分數，因此就把讀書的時間花費在唱歌和交際上，老實說：她是只等着那張崇高的大學文憑，從半空中落到手裏，她是有着這種把握的，正如將一個向她追求的男性，玩弄在掌股之上一樣。

讀書在她個人其實是多餘的，而且她的書本上的學問，實在遠遜於在交際條件上的成就；她會打得一手好網球和跳得一套套眾口交譽的舞，而且她還有一副比麥克唐納稍遜一點的金嗓子，和一個善於游泳的好身體。

除了幾個高而又高級的華人之外，她不大喜歡和黃面孔矮鼻子的中國人來往，她愛雜在紳士氣十足的英國人，風流倜儻的美國人羣中，將「哈囉」來代替了「喂」！

一個月裏，總有二十五天以上生活在咖啡和麵包裏，其餘的六天還不大高興吃老米飯，雖然在香港有西貢米可吃，她總認爲用筷子吃飯，同印度人用手抓飯一樣野蠻。

在生活的細節上，她從電影裏學會了不少明星動作，例如用聳肩表示滑稽，用擠眼表示調笑……此外還會用手在唇邊拋吻，用眼光和眉鋒表示喜悅，而且更長於眉目傳情的荷萊場眼睛。

春天的火燄在她身上發出熱烈的光，無限的風情在她心上播散了多情的種子。總之她崇拜拜金主義的西方少年，深愛繁華和光怪陸離的城市的一切；她住在這無變的島上，像一隻羽毛白潔的海鷗，只要她高興，隨便那一塊巖石都可以供給她片刻的休息。

在假期裏，使得她更善於處理自己底二十四小時。早晨像岡察洛夫的「奧布洛莫夫」一樣，她要躺在牀上吃牛奶和三明治，然後挾着一枝吉士烟或威士敏斯特什麼的，直到十一點打過才肯起牀；午餐照例有人請客，不是香港飯店，就是告羅士打酒店。總而言之，皇后道和畢打街每天必定有密司荷萊·吳底芳蹤出現，在通常她都是

不肯單獨出門的，因此和她「拍拖」的，不是約翰·李，就是約克張。她每天在張士李趙之間週旋着，幹一些高級的送往迎來的交際。

雖然前面已經說過吳小姐對戰局漠不關心和不願意接近中國人的小毛病，可是也看在什麼場合，比方說香港流行的「傷兵之友社」罷，她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自己確乎曾在衣襟上，像插一朵小花似的，插上那盛極一時的小紅十字的「傷兵之友」的磁牌子，甚而在募捐運動最熱烈的時候，荷萊·吳小姐也拿過捐筒賣過鮮花和旗子，老實說：憑她的交際身份，也推銷了不少國旗和鮮花，縱然她的動機並不是愛國，而是爲了出風頭？可是在吳小姐留港的三年裏，當衆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似乎還是破天荒的第一回。

如果在夏季，吳小姐的小陽傘和太陽鏡也會伴着她在淺水灣出現，除了游泳、拍照、吃冰淇淋和橘子水之外，她還會划船……。

總之，她是這樣一個不務實際的少女，喜歡和男人週旋，尤其是異邦少年的良友；因此，她底朋友也是男性多於女性，外國人多於中國人。

這就是吳小姐在香港的生活概況和生活方式，祖國在她腦際如果還有一絲絲印象的話，那至多也不過是一個飄渺而又倏忽並不怎樣好的夢而已。

二

吳小姐只要一看見男人眼睛就亮了起來，雖然逃了三年難，她仍然改不了這個老毛病。自從那無聲島的維多利亞峯上懸起了白旗之後，吳小姐因為經濟來源斷絕，就不能不帶着十二萬分委曲的心情回到「祖國」來，她底父親據說也在這個被稱爲「祖國」的什麼地方，用經濟來參加「抗戰」的，這是爲了說起來好聽，老實說：吳小姐的「令尊大人」的職業，原來是一個吃輪胎和汽油的奸商，後來因爲金錢可以通神使鬼的緣故，在昆明也買得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薦任官，這也難怪，在這萬事特殊的中國，只要有兩文臭錢，什麼不能買？在我們江西不就有用金錢賄選的參政員嗎？而且在健忘的中國社會裏，只要事過境遷或特殊事異之後，誰也不再來提這回事了，讀者如果不相信這份「真理」的話，請看今日之域中，自從這位「參政員」飛渝之後，向

他叫的都是喜鵲，而相反的，聰明的烏鴉也都表示緘默起來了……

吳小姐的內遷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單是從沙魚涌到曲江這條路，雖然有轎子好坐，可是沒有大餐可吃的苦處，真是一言難盡；好在曲江離着沙魚涌並不像西天那末遠，因此對祖國的抗戰信心並不甚堅的吳小姐，終於一步路也沒有自己去走，也就到了後方第一個省城。

曲江是一個低級趣味的城市，首先說：它沒有香港飯店那種氣派和西餐，不特此也，就連茶房也骯髒可怕，成年不洗的腳上拖着一雙木板鞋，其次就是沒有電影；請想讓一位芳名荷萊·吳的密司沒有電影看，居然也能夠住下去，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然而不久，吳小姐在街上遇見了一個「哈囉朋友」，這位朋友從前也是香港高級華人之一，現在擔任了派駐廣東省某個稅務機關的主管；這位「哈囉」朋友一見荷萊·吳小姐真像老太婆見了觀士音菩薩，某些人見了聖瑪利亞一樣開心起來，他告訴她自己有一座別墅在黃田壩的北端，風景幽美，面市背郊，即不怕轟炸又可以坐小汽車進城，



而且——最妙的就是這「而且」——自己的太太現在住在重慶，一時也不會回來。

這些優越的條件，都不足以使得荷萊·吳小姐動心，最後「哈囉」朋友很興奮地告訴她，那座別墅裏還有一個私人的舞廳，從花瓶，留聲機起一直到地板爲止，都是正牌的香港貨色，這樣一來，吳小姐又恢復以前的媚人姿態，眉毛梢兒輕輕的一挑，用富於音樂性的聲音說道：

「你真是個有趣的人啦！」

.....

荷萊·吳小姐在黃田壩的住宅區，像一隻夜鶯似的，隨處得到人們的讚譽，老實說：她現在更加出落得花朵兒般的了；自從電影和一般人絕緣之後，人們只有在吳小姐身上，體味一星半點兒的荷萊塢明星的丰彩，她有像羅萊太陽的細眉，瓊克勞馥的嘴，梅惠司的身體，瑞瑪希拉的眼睛……夠了，只要吳小姐嫣然一笑地露出貝殼般的小牙齒，沒有誰不甘心拜倒在石榴裙下的。

她的狐步舞，更成爲交際場中最被人注意的一位「舞孃」，不用說別的，單是她那

成箱的絲綢的舞衣，就叫這些沒有到過香港或者與香港久遠的人們，有一種欣逢月裏嫦娥的感覺；而那位「哈囉」先生呢？不用我說，聰明的讀者就可以想到那種如醉如癡的樣子了。

每天早晨吳小姐就起身開了窗——寫着表示進步和受苦起見，她已經發誓早起了；只要前一夜不跳舞的話，她都要早起的——就像維也納的歌女似的她臨窗播送美妙的歌唱，這時，一扇扇對着別墅的窗子打開，窗帘也挑了起來，想必艾森豪威爾榮歸故里的盛況，也不過比聽歌的人多幾個而已。

那位「哈囉」朋友對於吳小姐的款待，也是殷勤而得體的，當然囉！牛奶、麵包和朱格力糖是少不了的，就是最難得的「限海陸軍專用」的吉士牌，那位「哈囉」朋友也有法子供應。

這一切的供應和享受在「哈囉」朋友看來都算不了什麼，最使得他難堪的還是吳小姐的浪漫行爲；吳小姐和「哈囉」朋友的同起臥，在法律上、名份上、俱都不是「屬於」而「同意」的形式，因此在吳小姐看來，那位「哈囉」朋友應該是一個生活上的

供應站或給養庫，這並不能防止她那多犧牲的作戰方式的。

不知怎麼一來，吳小姐一怒而搬出了黃田壩的公館區，從此以後，那座別墅裏，再也看不見一個妖姣的女體供人搜抱着翩翩起舞，早晨再也沒有「次」金嗓子的播音來傳給人們一些音樂的陶醉，我們只不時的看見那位「哈囉」朋友，踽踽涼涼地在菜畦間散步；從此黃田壩又回復到寂寞荒涼的境地裏，因為那唯一的夜鶯又離巢而飛了。

### 三

自從桂林失守之後，吳小姐昆明的匯款也馬上斷絕了來路，那位「哈囉」朋友呢？又因着粵漢線吃緊飛到重慶去了，至於平時那些跳舞的朋友，都各顧自己的妻兒準備逃難，當然不能有助於她的，這次突然而來的事變，居然也使得她手忙腳亂起來。然而天無絕人之路也好，吉人自有天相也好，總之，吳小姐情急智生想到了一個辦法，就只有像她這種女性獨有的特權——走「國際路線」。

在某種情形之下，居然被她找到了一位名派克·派克的國際友人，就這樣她坐上了吉普車，連同裝舞機，綢衣的兩個皮箱，一齊向東南撤退。

她覺得非常榮幸，因為又有機會和高貴的洋人相處，那至少對於她應該是身心兩宜的。此外在她的計劃裏，本想從派克·派克入手，再去找機會飛重慶和昆明的，然而又因為總部限制婦女搭乘飛機的命令，使得她的計劃難於一下子「功德圓滿」的實現；這樣一來，使得她底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

第一、她須在附近找一間房子，先住下來，其次就從高級的送往迎來裏，賺一點美金，再從派克的朋友那裏，不時三包五包的駱駝牌和吉士牌，拿出來掙點法幣，此外，她又和一些入勾搭着配合作戰，用買賣美金和漆器來生財，古董店和漆器店的老板們當然高興，跟她合作，因為她底姿容和辭令，可以使得盟軍光顧一些中國的土產，雖然對於祖國，她還是同樣陌生的。

爲着自己腳根站得穩，她也和一些高等華人往來，因而在某種條件之下，她得到黃金漲價十七萬元的消息，就儘量的想方設法籌到一筆並不太少的款子，買了一批赤

金；這樣一來，我們底荷萊·吳小姐就在當地開了一間相當好的咖啡座，名字就叫做「荷萊塢咖啡座」，她找到一位香港來的三四流角色的廚師，居然做起「名貴」的西餐來。

以吳小姐自己來做招牌，不用說車水馬龍的情形，已經是一言難盡了，何況她還「自辦」了一個私人舞廳，在城市的近郊，而又自己親做舞孃來伴舞呢？

從此在街上，我們常見密司荷萊·吳坐在吉普車裏，她的頭髮隨風飛舞，一如當年坐在香港輪渡上那種悠閒活潑的笑着。

## 曹課長

曹課長今年正好初度四十，他這個歲數如果叫美國人看來，正是及時努力的壯年，應該是站在事業的花團錦繡的最好階段裏的，可是他老兄却不幸得很，眼前只有一片茫然的灰霧，什麼興趣俱都歸於烟消雲散的地步，因為中國這片土地裏缺乏上好的新鮮空氣，他不得不在陳腐的朽屍氣味中日漸衰退起來；說起來也可歎得很，他已經達到「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的無聲無嗅的最後階段了。

雖然他也吸吸「三貓牌香煙」，可是那不過是因為習慣和禮貌的緣故，第一因為他的生活已經規律化了二十五年，在這並不太短的歲月裏，香煙也成爲生活中的一環，正像他在二十五個三百六十天半裏，照例地每天吃三餐飯一樣；換句話說：在營養問題困難的當前，吃飯既成爲一種義務，而吸煙却成了一種因習慣造成的權利，雖然他的吸煙只限於「三貓牌」，可是在曹太太看來，仍屬於不必要的男性特權的，第二却

是爲着泥於「禮尚往來」的習慣了。

對於曹課長易於衰老的心境，說起來曹太太總應該負上一大半責任，她把他壓得扁扁的，連一滴油水都不得賸餘，此外就是生活，經過這樣裏外夾攻的雙重重壓之下，曹課長便成爲今天的樣子——一段木頭或機器什麼的，不識不知的東西了。

在辦公廳裏，他有本領在那條細而且長的木橈上，以「不動姿式」坐到下辦公的鈴聲響了起來。

說起曹課長的身世和經歷，本來是一言難盡的，他自己曾以祖蔭做過某省府的祕書長、民政廳長一流要職，從前他也曾用同一的屁股，坐在沙發和四個汽缸的高裝汽車裏，然而一抗戰，汽車、沙發、席夢思床和顯要的職位，都一下子被「抗」掉了，使他換成今天這副睡硬鋪板和坐長條凳的骨架，不特此也，就連腸胃也適合了抗戰要求，每天只吃點豆腐、苦瓜、辣椒什麼的；如果想要營養，就在星期天加上半斤牛肉，然而一家八口的嘴吧一動，就此報告完結，贖了菜碗底子朝天，連洗碗的工夫都給太太省下了。

說來也奇怪，漸漸曹課長的腸胃也變化得更加弱了起來，偶然有人請客，肥魚大肉  
的吃一頓，回來就會嘔三天肚子，因此偶然的偶然有了大吃機會，他底筷子總是非常  
謙和有禮的只在青菜上面發揮，能善於接收經驗的教訓，老實說，曹課長是仍不失其  
爲賢者的。

自從曹課長的後台歸了「道山」，他便從百尺樓頭一跌跌了下來，經過幾度的逃難  
和失業，最後又擠進現任的機關裏當起二等課員來了。

本來在中國社會裏，想服務首先要講「系統」，其次就要看「學歷」，最重要的還  
是要靠「裙帶」，曹課長既沒有擠進大機關的小圈子，更不會到美國度過金或日本鍍  
過銀，就連國立的大學也不會去度一下子銅，完了完了，因此只能「天下大勢從茲定  
矣」的去充當一名課員了。

當課員其實並算不了什麼「屈就」和「大材小用」，想當年龐士元還當百里侯，陶  
淵明也任過五斗米的官兒，今天的曹先生（那時還沒有升課座）光米貼就是一石，至  
少要比陶先生好的多，他自然也就能將就一點了。再進一層去想，中國的「課員政



「治」的現象是隨處可見的，想真正做點事爲國家服務的話，也除了做課員不足以發揮長才，因此曹先生也就在妻兒的名下，以及這樣多的充份理由做起二等課員來。

說起來並不是曹先生不安份，其實像他這樣會充簡任官的身份，祖父身入翰林院，父親是一名優貢的家世，再加「人性向上，水性趨下」的理由，也不容許他不去努力鑽營。

然而曹先生是老實人，家世既然清白，門第又屬「書香」，「拍馬」縱使有心，「吹牛」仍然無術，因此在課員這一階段上，他一直稽遲了五年。最後曹先生立志發奮，用拍馬爲鑽營的初步，可是又一想；馬屁也不能不擇手段和目標的，「人分五級，事歸八類」，他不能不考慮一下再去下手；這一考慮又是半年過去了，終於還是歸功讀聖賢書的好處，他從「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詩裏，體會到馬屁亂拍是會「失效」的，因此他決定：要拍馬屁，應先自主席入手。

可是拍主席的「馬屁」也誠非易事，以他的身份，不過是一個二等課員，中華民國又不作興「上策」和「獻賦」那一套老辦法，每一個禮拜不過在紀念週裏，遠遠地瞻

仰一下主席的芝宇與德輝，而且以衆星環繞的主席，也不允許他這樣身份的人隨便接近的，因此他在考慮和籌劃之中，又度過了平凡的三個月。

最後他又靈機一動，便想出了一條錦囊妙計，於是便設法去鑽營紀念週的司儀一職，這種工作既吃力又不討好，風頭只有讓別人去出，站起來那個不動姿式叫人腰酸腿痛，因此一鑽既得，毫不費力。

機會一來是不許放過的，曹先生深知此中奧妙，所以在訓話完畢呼口號的時候，也就靈機一動，「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之後，又加上一個「主席萬歲」；本來司儀在台上一呼，台下何止萬諾？因此「主席萬歲」之聲真有點「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就這樣得了主席賞識，平步青雲的榮陞了課長。

然而從此以後，「馬屁課長」也就聞名全省，永垂不朽了。

自從曹君榮任課長以來，首先就想不能不有架子，因為「架子」是立身之本，足以表示自己的身份的，所以就回到家裏，從塵封已久的閣樓上，把那個民國五年買的公事包拿了出來，從鄰居家裏借了鑽石牌的鞋油給皮包「開光」，順便又把床下的舊皮

鞋揩了油，再到理髮店去理了髮，又借了駝斗漫平制服……於是在公事包裏裝上兩張報紙，一條太太的內褲，半刀草紙……就左手挾着鼓漲的大皮包，右手拄着打狗棒，戴上一九二八式的寬邊呢帽，便「克登，克登」地上辦公室去了。

特別爲曹先生空出的座位，是靠著面對廳長的窗子的，按理說以昔日曾任廳長的曹先生和今日在朝的廳長對着窗戶，本來也可以說「門當戶對」，沒有什麼不相稱的，然而在這時殊世易的今日，在曹課長的心中，便有一種相形見拙之感，任你說什麼「時來風送滕王閣」罷，反正想去攀附的還是曹課長自己。

曹課長既然生出攀龍附鳳的「妄念」，便把工友叫來移動他的辦公桌，說來也奇怪得很，無論怎麼安放都不能使他認爲滿意，因爲窗子雖然和廳長的「相對」，可是在窗外却有一株大樹，正好將廳長的身影遮住，在這樣研究的階段裏，真弄得工友滿頭大汗，直要他「感覺」想要和廳長如同對面坐着一樣的事實成爲不可能時，方才廢然長嘆的坐下來。

然而機會總還是有的，廳長每天上下辦公，必須從他窗前走過，已經成爲鐵定的事

實，因此曹課長的辦公時間，照例的提前，下辦公室也更要延緩了——對於這，據說也大費一些唇舌，始得太太批准的。

曹課長的「辦公」雖然如此的努力，可是廳長却總像永遠也看不見似的，這樣他不能不安於其位的又工作了兩年；這種永不能超升的原因，據說就爲了那次呼口號引起了廳長的鄙視。爲了工作和生活的變重壓榨，使得他的背越佝僂志氣也就越消沉起來，老實說：自從主席下了台，他之所以未曾去職，還虧他辦事努力和遇事謹慎，這不能不歸功於師法諸葛孔明「一生謹慎」的結果了。

除此之外，曹課長也滿會「風雅」的，雖然他並不參加什麼名人的集會；可是賦什麼遊山之類的詩，也偶然吟上兩首，和什麼「長」字流的韻的機會，自然也不肯放棄——縱然遊山、賞菊、觀魚、品茶之類的雅事，已經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

感慨系之的小的牢騷，曹課長也有，偶然也有人登門求一求曹課長的墨寶，半年中也間或有這末一兩回，我和曹課長既然有一面之雅，對於他的雅興也不便於拒絕，因此還給他刻過一方「將軍魏武之子孫」的小印，想必曹課長對於丹青，也能夠動兩筆

了。

曹課長的背脊，被那個裝滿草紙和襪子內褲的大皮包壓得更加駝了，半年來，他底皮包已經開了綻露出草紙來，制服上面的補釘，據說也多了兩個，想必他已經開始對於鑽營表示失望起來。

# 莫洛托夫麵包籃

## 一 幼年期

「莫洛托夫麵包籃」的幼年，是生長在湖南長沙附近一個小城裏的，她家裏在長沙開着一家湘繡店，父親多年住在店裏，因此她和父親見面的機會是很少的；只是在逢年過節的時候，父親才以客人的身份，出現在這陰暗的高房子裏。她對於父親的感覺，只曉得這個人似乎也屬於她們家庭裏的，而又是主宰了全家的一個權威人物；每當她淘氣的時候，母親總是用父親來嚇她以代替一切可怕的野獸的，同時父親一回來，家庭的陰暗空氣變得更嚴肅了，誰也不敢高聲談笑，只有父親吸水煙袋的聲音和乾啞的咳嗽來打破這古屋的沉寂。

此外就是父親生氣的時候，使得她生出一種親見狼在咆哮的感覺，是的，她父親多

少還帶着點獸性的，也許他身上還有殘餘的蠻性存在着的緣故，只要他一回來，我們底麵包籃和她底母親會被棍子在脊樑上用力地敲着。除此之外，她父親是老愛吸着家鄉的旱煙桿的，因此，莫洛托夫麵包籃的頭上，也就常被旱煙桿光顧，被敲起許多疙疙瘩來。

她幼年的家庭生活是不怎樣快樂的，父親的暴躁，母親的隱晦的雙重性格的遺傳，使得他從小生就一副褊狹的胸襟，焦急的性情；同時父親聚財的性格，也養成她終身不移的吝嗇。

自從湘繡在巴拿馬賽會得到獎品之後，這舉世聞名的湘繡便走起紅運來了，長沙各湘繡店因此也門庭若市的接收世界每一角落的定戶；她父親既然在商場上混了將近四十年，這一點投機心理是非常拿得穩的，不知道她從那裏弄來了一批世界偉人的相片，於是什麼胡佛咧，張伯倫咧，貝當咧……都用湘繡做成，陳列在櫥窗裏吸引外國的遊客。

雖然店裏的生意這樣興隆，可是她底父親吝嗇的程度還是有加無減；例如有客人來

的時候，在長沙照例要有水菓待客的，那末，他一定檢那最小和最價廉的東西去買，比如梨子，他一定要削了皮——據說是洋派頭，講衛生的——而且切得非常小的塊，因為在他的眼裏，客人多半都是些好吃的動物，切得大塊一點，三兩口便會被他們吃光的。

此外，例如倒茶必須半碗，這是一種規矩，添飯更不能學那些土老兒把飯都堆成小山一樣，一定要和碗沿相平……這些規矩，「莫洛托夫麵包籃」在十歲以後，進城上學時，她父親都三番五次教導過的。這些什麼洋派咧，衛生咧……都是他老人家的盾牌和飾詞，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添得少時客人自然吃得也少的一大原則啦！

「莫洛托夫麵包籃」的幼年期，就從她父親那裏學會了吝嗇，一直到現在還是「無改於父之道」的「信守不渝」地保持着這優良的傳統。

## 二 青春期

「莫洛托夫麵包籃」的青春期，就這樣曇花一現地過去了，只是短短的三年，像春



天的樹木，嫩綠鵝黃的期間只有陽春的二三月，春天一過，便又「綠葉成蔭子滿枝」了。

在她剛滿十歲那年，父親受到族人的催迫，也就帶她到長沙來讀書；其實他在鄉間私塾裏本來也讀過一些女四書，女兒經，朱子治家格言……的東西，什麼：「女兒經，仔細聽，早早起，出閨門，燒茶湯，敬雙親……」現在來讀什麼：「我底馬兒跑得好，我底馬兒不吃草……」自然是遊刃有餘的，只不過算術覺得有點困難，什麼：「一一得一，三三見九啦……」總是弄不清楚。可是對於：「三下五去二，八去二進一」的珠算却是從胎裏帶來的聰明，一學就會，一會就精；再加上店裏放着七八只算盤，上自老板下至學徒都可以打得像機關槍一樣永不卡子的「的的哆哆」一片山響，自然囉，補習了半年，居然一下子就考進了高小一年級，穿上斜紋布的裙子，竹布的女學生服，甚而連裹過的小脚也放開哪！

接着她便考進了省立女子中學，頭髮居然也剪下了（那一條豬尾巴，實在使人難堪），可是他父親却非常反對，甚而氣得幾乎要他輟學，幸而一位同族的老伯出面調

停，才算把一天雲霧驅散。

此後，一連串的問題都接踵而至了。什麼婦女運動咧，婚姻自由咧……這些新術語就整天黏在她底嘴上簡直把她底父親氣得發昏，因此一氣便把她許配給現在的王處長，當時是銀行界某經理的兒子。

最初當然她也是反對的，那份革命精神也確實驚人而且可佩，可是不久，誰也不知道爲什麼，那位王公子居然會成了入幕之賓，整天和她形影不離地在馬路上躍躍起來，有時竟然得到老頭兒的許可，在店裏便飯。當然哪！誰不說這都是錢的力量？

不久，他們就訂了婚，而且大請其客，她呢？自然頭髮也燙了起來，高跟鞋也上了脚，此外什麼三花粉哪，西蒙蜜哪，蔻丹哪，脣膏咧……凡是女人應有的花頭她都俱備了，自然，她也準備開始做女人哪！

從前那種鄉下姑娘的土氣算是去掉了，她坐過汽車和火車，也坐過長沙的小汽艇，然而却有一點抱歉的，就是那副尊容，肥胖的下巴，桃核似的眼睛，蒜頭鼻子，獅子嘴……噯，噯，這真是一件憾事，連她自己也有點怪父母親的不爭氣了。

後來聽說美國人可以用手術改變面容，於是她又想去美國割治一下才好；然而地理教科書上明明寫着美國是在地球的「後面」，這樣還怎樣去法呀！

她終於想得哭了起來——

### 三 育兒期

「莫洛托夫麵包籃」像一株無花果樹似的，誰也沒有看見她開出什麼顏色的花來，然而她却結了果實啦！這一顆連春天都沒有的樹木，沒有蜂蝶的飛繞，沒有放射一點花香，就這樣默默無聞地結起果子來。

她起初還想瞞着不讓人知道，用一條土白布裹在腰裏，想使那隆起的腹部別再漲大；然而那個小東西不爭氣，他偏偏不能安份守己的在肚子裏，却有意發展天才似的盡量擴充地盤，漸漸地，她覺得走起路來也有點發喘而且吃力了；因為胎位在上懷的緣故，一直被她隱瞞了三個多月，最後終於被父親發覺了——她，就像一株桃樹，青春期只是短短的半個月，春風一度便又落英繽紛地垂垂懸實的做起母親來。

她這樣隨便地浪費掉自己的青春，就像我們隨手用掉一張五元法幣一樣——  
第一胎是非常困難生下來的，醫生在將近束手無策的情形之下，才動了手術的，因此胎兒的頭部被鉗傷了，從此他的一生，便只能有一個葫蘆形的醜陋的面容，出現在大庭廣眾之前了。

現在她不得不和那位王先生共營香巢的過起小家庭生活來，他因為老子的關係，一出學校就在某處去當科長，這位寶貝科長是不知五昧不察四時的過去，除了和些濫污朋友去走走堂子打打麻將之外，就不知道身外有一個偌大的世界了。他和「麵包籃」的結婚，也是水到渠成的，結了婚之後，還想依然故我地去亂玩一通，想不到這位「新」夫人除了會養兒子之外，對於管教丈夫也是一等的角色，她知道丈夫去嫖堂子，當天回來就和他大吵了一番，據說在感情激動時還打了他五個耳光，從此以後，這位寶貝科長白天照例的「等因奉此」以後，晚上又得和太太「等由准此」的敷衍一番的。

這樣風平浪靜地過了一年，「麵包籃」底腹部又二度隆起如瓜了，那位「葫蘆

頭」還只會在地上爬，想不到這位不速之客的二太保又應運而生的落了地；二太保的面相自然比較乃兄高明許多，首先他的頭就沒有被鉗成葫蘆形，而且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一個肥頭大耳的富貴相。這一下子可把她高興得幾乎發起癩來，就像左傳「鄭伯克段於鄆」裏說的那樣「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因此就發生一種偏愛的現象。

可惜這位二太保雖然長了一臉的福相，在他將近一歲的時候，還只有普通六個月的孩子那樣高，而且牙齒也珊珊來遲的一個也不肯伸出頭來；同時我們的「麵包籃」又按照週期律生出第三個太保；這真是：「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呢！

三太保的頭和乃兄成了個反比例，那確乎是屬於那善於鑽營一類的。三太保的頭爲什麼成爲一種「圓錐體」，誰也不知道，至少沒有經過醫生動手術就以閃電的方式生出了的，有人猜測那是太用力了的緣故，然而正史既無明文記載，那也只能算是留備參考的稗史而已。

這樣共同生活了八年，「麵包籃」已經名符其實的生了七位小太保了，據說蘇聯有

一位母親生了十四個孩子得到政府的獎勵，所以有人說：「莫洛托夫麵包籃」是準備奪取錦標打破世界紀錄的；說這話的人未免有點近於刻薄，然而今天他的芳齡才滿廿五歲，以每年一胎來計算，只要再一個八年，就可以榮膺全球的「生產皇后」的雅號了——這還是沒有計算到雙胞胎的看法。

王科長的官運和他的子孫運同樣的旺盛，他現在也升到了處長的位置，人當然也按照着生存定律地發起福來；他的嘴唇上居然也留起兩道威嚴的八字鬚，在辦公廳裏，小職員們都偷窺着這個善於表情的鬍子，每當他悠閒地玩弄着鬚尖的時候，下面的職員便看書的看書，寫信的寫信，看報的看報，下棋的下棋……然而當他的鬍子在不停地自己顫動的時候，那些善觀氣色的職員們，馬上右手拿筆，左手拿紙地辦起「等因奉此」來！

然而這幸運的鬍子一到家裏就失去了所有的威嚴，它像一條打敗仗的狗的尾巴似的拖在嘴唇上，不特此也，有時太太一生氣，就會撕着鬍子打起耳光來，而且有一次居然當着傭人表演過，事後經過處長愷切曉諭了三天，太太才開了天恩表示讓步，只在

閨房裏執行這種家法。

現在「莫洛托夫麪包籃」簡直變成一個醜陋的夜叉婆，他那張嘴更加扁了，蒜頭鼻子又生出許多紅色的斑點來。每次罵起處長的時候臉部的肌肉都結成許多小疙瘩，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丈夫的鼻子，樣子活像一把裝滿醋的大茶壺。

她用錢像父親一樣吝嗇，那是十年教養之恩的良好結果，只要錢一落到她的手裏，

她罵起人來，活像把茶壺

比放在銀行裏的保險櫃內還要可靠，這種存款是沒有什麼利息和提現的可能，有一次處裏急於用款，正好出納不在，處長就寫了張條子叫人回家來拿兩千塊錢，她看見這張條子，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了起來，嚇得那個取款的人錢也沒有敢要的跑回家去，一病就是兩個月。

處長那天回來被她哭罵了一整夜，第二天居



然也請假不來上班，於是辦公廳裏成了說書場，有誰又大聲地訴說和編造一個聲色動人怕老婆的故事。從此以後，「莫洛托夫麵包籃」就像一把大鉗子，鉗住處長的喉嚨，再也沒有一點自由了。

#### 四 尾聲

「莫洛托夫麵包籃」吃飯的時候，就像母豬上槽，七個太保圍繞着她連哭帶鬧地搶着飯；每次，她都要用手敲着眾太保的頭，而每敲一下時，便有一隻喇叭叫了起來。因此各種各樣的喇叭一齊鳴叫，真有鐘鼓齊鳴的感覺；再加上太保們在吃飯時，忽然有的尿了尿，有的拉了屎，真把一個勤務兵忙得發昏章第十一。她呢？就在這種節奏裏做爲一切音樂裏的旋律和主題，用最醜陋的語言去咒罵；而且像彈奏鋼琴一樣的去打響每一個善哭的鍵盤。

她雖然有一種節省的習慣，可是她的肚皮却不給她爭氣，她有着一個饜饜的大肚皮，據說她有着每餐吃十二碗飯的永久紀錄。有一次她和女朋友們打賭，一口氣吃了



兩斤半大餅，此外又加了一斤麵條，使得她贏了一千塊法幣，然而回來胃部受不了這許多東西的壓迫，便生起病來，倒吃了兩千七百塊錢的藥，這也是使她後悔了將近半年的事。

他的頭腦也和豬一樣糊塗，自從丈夫當了處長之後，對於屬員和屬員的眷屬們，她都同樣和勤務兵看待，誰的錢掙得多一點就會使她眼紅，如果那一個透支了錢，那真是連祖宗三代的墳都會被她罵出煙來——在她看來，這些人都是靠「處長」吃飯的，因此他常有一句口語，就是說：「處長沒有在這兒，你們就要造反嗎？」

她今年二十六歲了，眼看第八個太保就要出世，然而戰爭迫得她不得不逃難，而處長呢？却因公到重慶去了，這又是一件使得她大不高興的事；她常常鬧着處裏用錢太多，因此出納也經常的被叫到公館裏罵上一頓。現在她和處長都還年紀青，而且各人都有着一個未來的錦片前程，假使這次處長從重慶回來升了局長——那是可能的，而她又是一位太保的母親的話，我想這些職員們起碼要撤減到三分之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太浪費了，這批豬仔，沒有一個人會替處長省錢的。「莫洛托夫麵包盤」這樣說

## 章植醫生

章植醫生沒有逃過難，自從他由上海回到家鄉開業以來，一直就沒有離開過贛州城；他生活得那末平靜，職務又那末繁忙，老實說：現在他已經變成一部機器，按照時間的規定，來分配他的工作了。

戰爭對於他，好像一個遼遠的噩夢，在他看來，凡是屬於職務以外的事，都用不着煩心，當然，像他這樣一個連報紙也不大翻動的人，除了每天照例地沉溺在酒精燈和手術室裏之外，他委實和這個世界早已隔絕了；他底職務祇是解剖、割症、消毒……他底生活也只是破爛的肉體和帶膿帶血的瘡口。他用慣了的解剖刀和鋼箝，就像手指一樣靈活，真的，在手術台前，他已經整整的工作十五年了。

每天，他都按時起床，那好心的時鐘從不會向他告過假，因此，在清晨七點十分，他就離開那座銅架的彈簧床，讓太太睡在溫暖的被窩裏去追尋甜蜜的，永遠也做不完的好夢；然後，慢吞吞地穿上晨衣，以蝸牛的步伐走向庭院，去做那能夠健身清神的好五分鐘運動。運動完了，章植醫生才算清醒過來，這時，週身的筋骨鬆動，血脈流動也似乎暢旺多了，他才一搖一搖地走到盥漱室裏去，洗臉刷牙。

至少要二十五分鐘，他才「衛生」完了自己底面部與口腔，然後從抽屜裏拿出萬利刀片來，對準了孔眼，把刀片放到保險刀裏去；他小心翼翼地旋上刀柄，然後再前後左右地仔細檢查一遍，看看刀口會不會割傷皮膚，這才用鬚刷在棕櫚皂上刷了不多不少的三下，像照相師一樣的，朝著鏡子對好了光，輕而且勻地在上下唇慢慢地塗抹着雪白的肥皂泡沫。

他這樣塗抹着，一面用手在肥皂沫裏摸着刺手的鬚根起碼要二十次，然後才把保險刀放到「人中」的地方，輕輕地，像在做試驗似的剃着。

時間在他是和金錢一樣的，他從來也不會打算過如何善於支配他底金錢，老實說：

和他結婚將近二十年的好太太，一向是注意他底生活上的細小節目的，時間呢？同樣的有那忠實不欺的時鐘會告訴他，現在是七點三十五分半，用不着發急，他正有充份足夠的時間去浪費；只要在八點五十九分半穿上最後一隻皮鞋；推開房門還不會九點一刻的。

這當然不要緊，好在診所就在隔壁，最多只需要兩分鐘，他就可以下樓再走上另一座樓，而且滿愜意地坐在他底辦公樓的椅子上，那是無論如何不會担誤九點半的辦公時間的。

剃鬚鬚在他是一件大事，雖然每天要像上辦公室那樣剃一次，可是那密得像一叢水邊蘆葦似的鬚鬚，從左耳根到下頷，又從下頷爬到右耳根的常春藤似的鬚子，只要一天不剃，便會烏青的顯出一種不雅觀的樣子來。他是醫生，對於衛生當然不肯馬虎，鬚鬚最容易黏着不衛生的東西，而且按照外國的習慣，鬚子拉撒的算不得上流人，因此，這一個大典，十五年來每天都不曾被她忽略過去。因為剃鬚如果不當心剃破了皮膚，據說是會得「破傷風」的，所以他在剃鬚子的時候非常小心，甚而甯願犧牲兩倍

時間，在這一個人嚴重的工作上。

當他把「門面修理」好時，可愛的時鐘又用最溫柔的聲音，輕輕地告訴他：現在是八點整；可是他還餘興未已地對着鏡子看了半天，直到八點十分才回到房裏去換下農妝；當他坐在樓下的餐室的椅子上時——早晨他照例是單獨用飯的；因為他那好心的太太，是非到十點半鐘不離開床鋪的。——時鐘又來報告他，現在是八點半了。

他把漿燙得十分平整的餐巾平鋪在膝蓋上，然後再把衣服的縐折拉平，並且一再檢視鈕扣有否扣好；這一切都認為十分妥貼之後，他才舉起那把褪了色的嵌着銀花的大湯匙，依然是輕輕地在湯裏攪上兩下，這時，時鐘又走到八點四十分了。

他一面看看有關醫藥方面的書籍，一面緩緩地進餐，有時看到疑難之處，又跑到書房裏去查書……就這樣，當他用餐巾拭着嘴唇站起來，準備到房裏換下拖鞋的時候，時鐘又指到九點一刻——這是說，他不能再事遲延，必須去辦公了。

他滿不舒服地看了一下鐘，好像從夢裏醒來一樣，起初還不相信自己底眼睛；於是再看看手錶，果然半點兒也不差，長針指着「3」，短針剛剛走過那討厭的「9」。

字。

於是，他把皮鞋穿好，挾着公事皮包從書房裏走出來——雖然診室就在隔壁，他仍然不會忘記帶公事包的好習慣的——經過臥房時照例地搖一搖頭——他是不贊成睡懶覺的，因為那不合衛生，可是爲着太太的固執，也只能每天照例地搖一次頭了——看了那沉醉在溫柔鄉裏的好太太，便尖着脚步走到樓下去。

.....

日子就這樣平靜地滑過着，春去秋來，秋去春又來，什麼季節在他都是一樣，只不過從時疫的發展指數上，他才偶然知道是某個季節的時疫又在流行了。

這是章植醫生在贛州城裏的生活，十五年來沒有一點兒改變，只不過孩子多了幾個，業務更加開展了而已。

## 二

敵人從南昌下蓮塘的消息傳到贛州來，這被稱爲「模範區」的公民們，都開始一切

逃難的準備了；章植醫生雖然還是按照着習慣地表示鎮定，可是他底那位好心的太太，却像螞蟻一樣地忙於撤退計劃。

消息一天比較一天來得惡劣，城市就像一個千瘡百孔的破皮囊，人羣便像水一樣地往外流着……當專員公署的命令失去鎮壓人心的時候，章植醫生對於必勝的信念，似乎也發生了動搖；於是，他開始像一個新聞記者似的各處去探聽消息，可是他那些表示必須鎮定的老主顧們，對他卻說出和對民衆說出的話完全相反，他們異口同聲地告訴他：「日本人已經攻下了遂川，贛州是無論如何要淪陷一次的！」

他噙着眼淚走回那相處十年的老家來，並且帶着一種惜別之情，更加緩慢地逐一摩挲那些褪去了油漆的老式木器；他相信那些老主顧們甚於相信自己，因為那些屬於「一時上選」的人物，對於他說出局勢悲觀的論調，就像法官的判決書一樣，是不容置喙必須遵守實行詞。

這時，他那位帶着無限好心的太太，剛剛從外面回來，她臉色灰白地衝進房門，一看到章植醫生那份喪神失魄的樣子，就怔怔地說：

「怎麼樣？專員公署的人說！」

「是不大好！」他仍然十分緩慢地用手理了理衣襟：「聽說日本人到了遂川……」

「什麼遂川？」太太反駁他：「還是什麼遂川？早過了百多里咧！」

「那……那是專員……」他又吶吶地了。

「什麼專員不專員，你這個人總變相信那些瘟神官兒的話。」太太不知道那來的這些牢騷。

他被太太這樣一說，倒顯得沒有了主意，反而怔在那裏緩緩地擦着手。

「你打算怎麼辦呀！」她又逼上一句。

「我……我看走是總歸要走的。」他又喘喘地說。

「那還用你說嗎？」太太看着「勝利終屬於她」了，便又追緊不放：「什麼時候？」

「這……這讓我去問問專員。」他又伸出手預備去拿帽子。

太太一看他這種猶豫不決的樣子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於是把手一攔地說：



「現在是火燒眉毛追不及待了，我的好老爺，好醫生，你用不着去問什麼磚瓦員……」

他却不以爲然地仍舊帶好帽子走出門去，太太知道他底老脾氣是八頭牛也拉不轉的，便只好望着他底後影笑了笑，又去忙着準備疏散的事情。

章植醫生保持着他那十年如一日的，一步三搖的好習慣在街上躡着，這時，滿街都擠滿了挑箱担櫃的行人，大家都帶着一種恐怖的神情向城外跑，就像老鼠窩失火耗子們忙於搬家的樣子……他覺得心裏非常難過，這城市——養育了他的好母親，在從前共軍圍城時都沒有這樣荒亂過；而今天，他好像看到死神的黑手已經放置在這城市上面，心裏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悽惶和悵惘，就抬起頭來四下裏看了一眼。

天空還是那樣安靜，雪白的雲朵依然在蔚藍的高空緩緩地移動着，三兩隻老鴉偶然從遠處飛過來，搨了搨翅膀就落到屋脊上，並沒有被這熙攘的人流擾亂了安靜。「難道這城市真的到了末日嗎？」他不相信，然而又搖了搖頭，事實使得他相信那會是百分之二百的真實，因爲專員說過：「這城是靠不住了！」

他熱淚盈眶地走進了專員公署，出奇地，會客室裏坐滿了人，他仔細一看，這些人大半都認識，而且其中有不少老主顧，他們都在很熱烈地討論疏散問題。那位×銀行的潘經理正跟專員爭論，死咬定要十隻大船。

「希望專員能幫我一點忙，十隻，不再多要了，我們的鈔票運不走。」

「十隻船？」專員的頭好像搖了搖：「沒有辦法，你們運鈔票一向不都是有汽車嗎？」

「汽車？」潘經理連臉都急紅了：「兩輛汽車四五十噸鈔票，兩天那裏能運得完：

……」

「那沒有法子。」專員沉下了臉。

潘經理也有點發惱了，他也沉下臉說：

「那末，鈔票運不出，重慶的空運也斷了，以後部隊和政府機關要錢可別再找我潘

某人……」

「五條罷！」專員一聽要斷經濟來源也有點發慌：「我儘量撥五條船，其餘你老兄

自己想辦法罷！」

「還沒有走嗎？老兄！」

章植醫生聽見有人問他，轉過臉來一看，原來是企業公司的趙經理，連忙說道：

「怎末，情形不大好嗎？」

「豈止不大好？」對方聳了聳肩頭：「簡直就是不好，而且糟透了。」

「那末，我想找專員要條船。」他着忙地說。

「找船？」趙經理搖了搖手：「你沒有看見嗎？這些人都在要船，而且是公家的；

你底私家醫院那有辦法？」

章植醫生好像被人淋了一頓冷水，覺得面前一片黑暗，像被法官判了死刑的囚犯，搖着兩支無力的漿的腿，在這沒有邊緣的海洋的城市裏，盪回他那個並不安全的港灣的家。

一進家門，他那位好心的太太，正在翻箱倒櫃地忙成一團，房裏亂糟糟的，就好像被搶過一樣，太太一看他垂頭喪氣地回來，就笑着說：

「怎麼樣？你那好老子的專員，給你預備了幾輛汽車幾條船？」  
他苦痛地搖了搖頭，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三

章植醫生不能不遵從着太太的旨意下船了。

他很不同意於太太那份匆忙樣兒，就像救火隊員那樣忙着的似的，他們把西藥和衣箱成堆地担到那不夠三丈長的小木船上。

說起這船來也真夠可憐。船身是早已破舊不堪了，在那裂開的船縫裏，也不知道用油灰修理過若干次，那一條條橫七豎八的白癡耗的油灰，在漆黑船的船艙上，劃出年月的軌迹，就像古老的橡樹的年輪一樣，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那衰邁的年齡；船蓬似乎從這條船下水那天，就憑着人們底愛好和習慣給配合了的，破爛不用說，陳舊也不用說，然而沒有一扇窗，不，只要是一個小小的洞眼也好，可是連這個也沒有。請想一想：像這樣一條船，只是那份「尊容」也不應該要太高的價錢的，然而從贛縣到

甯都，水程四百多華里，就要六萬塊錢。

六萬塊錢，那時可以買五十担米，這價錢當然夠驚人了，然而不要嗎？馬上就有人搶着雇。

在國事百無辦法之時，章植醫生當然不會因着六萬塊錢的高價和太太爭執的；然而這樣多人，三個女護士，一個娘姨，一個車伕，外加船老板的一家人，和章植醫生們擠在一起，在習慣和衛生上，都使他大大的不滿意，尤其是沒有一扇窗子流通空氣，再加上船老板骯髒不潔的一家人，這就是使章植醫生在一切物事安排妥貼之後，堅持不要這條破船的理由。

「這種船怎麼坐呢？」他一直都是搖着頭：「沒有一扇窗子，而且大家擠在一起。」

他看着船老板娘的破棉襖，大襟上塗滿了又黑又亮的油泥，尤其是那位太太保，一頭的癩，真叫章植醫生一個勁的嘔心。

「有什麼方法呢？」太太趕忙搶着說，她知道這條船已經有人暗地出過八萬塊錢

了：「我底好老爺，好醫生，這是逃難！」

「逃難？」他把這兩個說得很重，好像說難道我還不曉得，要你說：「這樣骯髒，人都會病死的。」

身價十倍的船老板可不理那套，他這一輩子就沒有對自己這條船不滿意過，何況在這「逃難」的時候，再破的漁筏子都抵價，現在却被章植醫生罵他底船骯髒，自然氣憤不過了；同時，又有八萬元的主顧在旁邊等着，於是搶過來說：

「要搭就搭，不搭就算數，我底船就這樣辦法。」

章植醫生從有生以來就沒有誰在他面前不送盡恭維語的，就連專員算在內，當他給專員太太看病的時候，那回不是專員自己奉茶奉煙？現在想不到風水一轉，船伙居然也兜起來了，於是索性舉起文明棍，非常不文明地在船伙頭上敲了一下。

那知這一敲却敲下了禍，那個不識相的船伙，却搶過他底文明棍回敬了兩記，這時，章植醫生就鬧着喊警察，並且聲明要找專員捉人；然而那個船伙，却像吃過豹子膽一樣大聲地說：

「去，去喊警察來，你化錢我出力，爲什麼動手打人？去，不去就沒有種，找專員又怎麼樣，我看你咬下我的鷄巴！」

這下子把太太急壞了，好容易找到的船，却被他一鬧鬧成了僵局，連忙拉住章植醫生，跟他解說找船的困難，並且附帶說明，找專員也不見得有法子解決船的問題，在這亂糟糟的日子裏，章植醫生算是沒有走，因爲他明白這時候的警察都忙着去疏散自家的老婆兒女，也沒有心腸來替他抓人，而且專員更不用說，又不是專員太太生病，找他還不是白說？

船老板這時正和那個出八萬塊錢的人打交道，看樣子他是不在乎再麻煩一次，把章植醫生的行李搬下來，再搬上另一批行李的；然而這一下子可把章太太嚇壞了，他趕忙跑上前去阻攔：

「趙老板，你別和我們先生賭氣。」

「不搭了。」他說：「叫他去找專員來抓人好了。」

這樣三說五說，連哄帶嚇的章太太又加了一萬塊錢的小費，才算平住了船老板的

氣，可是章植醫生上了「跳」，看見船主要關艙板的時候，又不肯走進艙裏去，他說：

「我就站在外面罷！」

「不成！」船老板斬釘斷鐵地說：「艙上要做工夫。」

章太太一看又要吵起來，便一把將章植醫生拖下艙去：

「你這個人哪！」她說，「這是逃難，你幹什麼一味地固執？」

「不關艙板難道不成嗎？」

「有風，」老板娘說：「先生，不是不叫你佬站在外面，因為船小，你一站他們就沒有方法做事了。」

章植醫生頹然地坐了下來，他在一百次爭執中勝利，然而這一次却失敗了；他不再爭執，他知道再吵起來，說不定又要他底太太再多出一萬塊錢。

#### 四



船走了三天之後，章植醫生的一家，突然發現生了虱子。

這真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在章醫生看來，都是由於船家的不潔而傳染的；這一點兒不錯，船家並不否認，他們甚而更明白的宣說：這條河裏沒有那條船上沒有虱子，真是豈有此理。

事情是這樣的。

章太太在給小孩子換衣裳的時候，突然在小寶寶的襯衣上，發現了一個像白芝麻大的東西；這東西的身體是透明的，中間有一個小黑點，最奇怪的是它還會爬。章太太是一輩子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動物的，便拿給章醫生看。

章醫生雖然是學過生物學的，然而事隔多年，一下子也沒有想起這是什麼東西；還是一位看護小姐走過來說：

「哦！是虱子。」

虱子！章太太叫了，叫得章醫生打了個冷戰，他也自言自語地說：

「虱子！都是不講衛生的結果。」

章太太雖然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小生物，然而却知道虱子是慌懼怕人的，她不禁搖了搖頭，向老板娘說：

「我們也生虱子了。」

可是奇怪得很，老板娘並沒有表示驚奇，反而坦然地說：

「虱子，誰都要生一次的，就像癩瘡一樣。」

「我們可沒有生過呀！」太太叫了。

「到船上來就要生的。」老板娘莞爾而笑了：「這條河裏沒有一條船上沒有虱子，

「虱子是船上賣，沒有它船就跑不好」……妳不相信，明天到別條船上去問一問。」

「真是豈有此理。」章植醫生又要發作。

「你別管閑事好不好？」

太太怕他又要跟船家吵起來，連忙阻止了他，她又轉過頭來朝老板娘說：

「這種東西是不好的，吸人的血，而且容易有病；就是不管這些，在身上爬來爬去

的，也不舒服……」

「又有什麼法子呢？捉又捉不光。」老板娘說：「反正也沒有大害處。」

「不是這樣說，」太太想用七擒孟獲的手段：「大凡一個人不愛洗澡勤換衣裳，就容易生虱子，生了虱子不單是吸血，而且還會帶給人種種毛病；你們只知道捉是沒有用的，譬如說：把衣裳換下來用開水燙過，就不會再生了。」

老板娘剛想接着說，又被章太太說下去：

「譬如你這孩子頭上生的癩瘡，假若愛乾淨，就不會生……」她還想說多吃點富於維他命的東西的話，結果一想那是不會有效果的，便把話一轉：「我們這裏有藥，每天給他塗一塗，保管一個星期就會治好。」

章太太邊講邊說的從櫃子裏取出一包藥粉來，看看老板娘將信將疑地，又說了一句：

「我們先生是大夫，專門看癩頭瘡的。」

說章植醫生是大夫，那是百分之二百的真實，然而說他專門看癩頭瘡，却是帶有煽惑性的誇張，可是對於從來沒有和西藥接近過的船娘，只能用這種辦法了。

船是用着蝸牛的脚步在小河裏，逆着流水爬行的，河身現在小得無法形容，狹的地方只有兩三丈寬；這還不要緊，最重要的倒是河身太淺，連平底船都常常擱淺在沙灘上。

船走不到半里路，就要擱上五六次淺，船伕們都是準備好了的，船一擱淺，他們便攪起褲管跳到水裏去；這寒冷的冬天，空中飄着微雪，叫我們把手浸在水裏都不敢，然而他們却勇敢地跳到河裏去，一點兒也不顯得遲疑。

這些人一跳到河裏，就用腰和屁股去推船，深一點的地方，推一下子就可以撐篙開船，淺的地方却要扒沙開路，常常要工作很久，船才能動；這種工作是辛苦透頂了的，然而一切爲了生活，人活着就要不停的奮鬥，向大自然界，向人間的事事物物……

船走得太慢，似乎倒幫了章植醫生的忙，這半個月的航程裏，因爲老板娘孩子的癩頭治好了，她便成爲章植醫生醫道高明的義務宣傳員；在這一條唯一通路的做爲疏散

的小河裏，每天，在打尖和住宿的地方，都是好幾十條船灣在一起，因為地方不靜，土匪太多，所以集中在一起可以增加聲勢。

這樣一來，本來是寂寞的河流上的寂寞旅程，倒突然地鬧忙起來了；這小船一靠岸，就有好多聞風而至的船家和客人，找到船上來請章植醫生看病。

起初，章植醫生因為反正是無聊，而且在難中對於窮人也特別憐恤，都白盡義務的看病，外帶還奉送藥品，後來找看病的人一多，他也就聽從太太的意見，收起診費來。有的船家沒有錢，便帶着花生米，番薯乾之類，托船家來請求，好點的人，也間或提着兩斤肉或者一隻鷄鴨什麼的，前來求診。

船老板本來就看不起章植醫生這種洋大夫，一向都對他沒有好氣，譬如說：上岸東西買回來晚一點——章植醫生是無法「快」起來的，我們底讀者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就要叨嘮半天，現在可不不然了，章植醫生給他帶來了無上光榮，這一下子全船的人都把他當做神人，連倒馬桶，洗菜，煮飯的事，都不用章太太再忙活了。

章太太當然也是開通的人，病人送來的吃食，照例的多少總要分給船家一份，慢慢

地，他們就像一家人似的生活在一起了——其實在這樣一條小船裏，也不容他們劃分階級的——這對於章植醫生他們仍然是好的，在這一條不平靜的小河裏，常時聽到土匪搶船的事發生，雖說與船戶無關，但是在這良莠不齊的社會裏，誰又能担保每一個船戶都是好人呢？既然他們底生活已經是打成一片，自然對安全問題，船家也有嚴正考慮的義務了。

他們就這樣在一條小船上，靜而且慢地走了二十二天，四百多里路，一點兒也不寂寞。

## 五

雖然在船上過了二十二天，章植醫生的性格却改了不少，可是到了甯都這一個骯髒的城市，還是非常使得他非常不習慣。

其實，這是一點兒也不能怪他的，並不是作者有意偏袒這個被創造出來的人物；事實上，這城市也骯髒得出奇，不用說在外國，就是我們這幅員廣大的中國，也找不到

一個可以和它相仿的城市。

人口是突然增加了十倍以上，房子自然是不夠，例外的，章植醫生到了這裏一個禮拜了，還沒有找到一間廁所，人們都是在人行道上，小巷裏，大街上……不，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屙下了屎和尿，再加上連天大雨，屎尿與雨水合流，沒有一寸乾淨的路，除了縣政府大門那兩丈的地方。

這真夠難了，天剛一黑，各處就蹲滿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是相對無間的排着屙屎，成了個：「天黑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一步不當心，跌在稀屎上。」然而，章植醫生可不能一下子就養成這「民族形式」的好習慣，他屙不出，而且沒有地方屙，所以一直忍耐了兩個星期，忍出一場大病。

幸好有位船上看過病的人，引他到縣政府的廁所裏去，他想，這總該好好的屙一回，可是一進門就失望，原來那間廁所裏更髒，連放腳的地方都沒有，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好找屎尿少的地方走進去，好好的，放心大膽地「解決」一次。

從此，章植醫生再也不講什麼衛生不衛生了，每天照例都到那廁所裏去辦一次「公

」，甚而碰見了熟人，也學會了一句時髦話：

「唉！沒有辦法，現在是『逃難』呀！」